沙敏感面谈官

面谈官

[日]

日本HR千锤火眼识人术的秘诀

面如上帝来拯救这场经济危机
并且只满足我一个愿望
我想知道劳资双方面谈官到底在想什么
——一个日本白领的网上日记

全球41位顶级企业总裁和
19位人力资源总监 真诚力荐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炒鱿鱼面谈官(1)
- 第2节：炒鱿鱼面谈官(2)
- 第3节：炒鱿鱼面谈官(3)
- 第4节：炒鱿鱼面谈官(4)
- 第5节：炒鱿鱼面谈官(5)
- 第6节：炒鱿鱼面谈官(6)
- 第7节：炒鱿鱼面谈官(7)
- 第8节：炒鱿鱼面谈官(8)
- 第9节：炒鱿鱼面谈官(9)
- 第10节：炒鱿鱼面谈官(10)
- 第11节：炒鱿鱼面谈官(11)
- 第12节：炒鱿鱼面谈官(12)
- 第13节：炒鱿鱼面谈官(13)
- 第14节：炒鱿鱼面谈官(14)
- 第15节：炒鱿鱼面谈官(15)
- 第16节：炒鱿鱼面谈官(16)
- 第17节：炒鱿鱼面谈官(17)
- 第18节：炒鱿鱼面谈官(18)
- 第19节：炒鱿鱼面谈官(19)
- 第20节：炒鱿鱼面谈官(20)
- 第21节：炒鱿鱼面谈官(21)
- 第22节：炒鱿鱼面谈官(22)
- 第23节：炒鱿鱼面谈官(23)
- 第24节：炒鱿鱼面谈官(24)
- 第25节：炒鱿鱼面谈官(25)
- 第26节：炒鱿鱼面谈官(26)
- 第27节：炒鱿鱼面谈官(27)
- 第28节：炒鱿鱼面谈官(28)
- 第29节：炒鱿鱼面谈官(29)
- 第30节：炒鱿鱼面谈官(30)

- 第31节：炒鱿鱼面谈官(31)
- 第32节：炒鱿鱼面谈官(32)
- 第33节：炒鱿鱼面谈官(33)
- 第34节：炒鱿鱼面谈官(34)
- 第35节：炒鱿鱼面谈官(35)
- 第36节：炒鱿鱼面谈官(36)
- 第37节：炒鱿鱼面谈官(37)
- 第38节：炒鱿鱼面谈官(38)
- 第39节：炒鱿鱼面谈官(39)
- 第40节：炒鱿鱼面谈官(40)
- 第41节：炒鱿鱼面谈官(41)
- 第42节：炒鱿鱼面谈官(42)
- 第43节：炒鱿鱼面谈官(43)
- 第44节：炒鱿鱼面谈官(44)
- 第45节：炒鱿鱼面谈官(45)
- 第46节：炒鱿鱼面谈官(46)
- 第47节：炒鱿鱼面谈官(47)
- 第48节：炒鱿鱼面谈官(48)
- 第49节：炒鱿鱼面谈官(49)
- 第50节：炒鱿鱼面谈官(50)
- 第51节：炒鱿鱼面谈官(51)
- 第52节：炒鱿鱼面谈官(52)

第1节：炒鱿鱼面谈官(1)

1

真介回过神，视线落在数据的第一页。

右上方照片里的中年男子有一张大饼脸，看起来相当倔强。平山和明，四十八岁，在这家公司二十五年了，现任川口支店店长。

大约在两个星期前就看过这份资料，当时唯一的感想是--这个男人，实在很差劲。

昭和五○年代中期，从东京某所排名第二的私立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这家建材公司"森松House"任职，之后一直从事业务工作，业绩还算不错。个人数据里注明，大学时曾参加橄榄球社团，似乎可以想象得出来，年轻时是靠着孔武有力的气势拿到不少订单的吧。

平山和明在经济景气之际，昭和六十三年（1988年）被擢升为津田沼支店的副支店长，平成二年（1990年）升任支店长，平成四年，更荣升神田支社社长，并兼任东京都内东区经理。

接受委托之后，真介对这家公司的内部状况做了一番调查。

通常，只要能当上神田支社的社长，几乎可以确定未来前途一片光明，熬个几年，必定能当上总公司的营业部长，如果没犯什么大错，董事的位子就向你招手了。

不过，这个中年男子的傲人经历却到此为止。

平成七年，他被调往规模较小的松户支店任支店长职位；平成十年，更被流放到甲府营业所担任所长；平成十二年，转往静冈营业所。平成十四年，他虽然总算回到大城市担任川口支店的支店长，却必须兼任地方的经理，也就是除了管理部下之外，自己还得四处奔波冲业绩，并不轻松。坦白讲，其实是明升暗降。而且，最后还是免不了落到接受面谈的下场。

他会被降职，除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原本一路顺遂的他，为什么中途竟会被判出局，这份数据从第三页开始罗

列的罪状多到令人吃惊。这些都是真介自己着手搜集来的，由人事部门里对他的不利传闻开始调查，再一一访查曾经和他共事的部下。

真介觉得有点啼笑皆非。

其实，自己现在所做的，和这个男人不相上下。

他看了一下时间。三点五分，应该快来了吧。

旁边那个呆呆坐着，盯着自己双手的女人，大概正借着窗外照射进来的光线，检查指甲油是否完美无瑕吧。真介正想开口说些什么，眼前那扇橡木门背后，此刻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

真介转身坐定，对着门口说："请进！"

银色的门把转动，身穿深灰色双排扣西装的平山走了进来。那张大饼脸在面对真介时，厌恶的神情一闪而过，真介却看在眼里。如果转换成语言，这句话就应该是："我的去留，要由你这个小毛头来决定吗？"

说得也是，真介才三十三岁，这个男人的年纪大他一轮有余呢。

第2节：炒鱿鱼面谈官(2)

2

"您是平山先生吧！"真介很客气地开了口，"请这边坐。"

平山默默走近，在真介面前坐下。他抬起头，视线再度和真介交会。因为觉得遭受屈辱所引发的愤怒，使他的肩头不由得开始抖动。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真介以熟练的口吻继续说着。从事这份工作已经五年了，对于这样的敌意，他早就习以为常了。

"您要不要喝杯咖啡或是……"

他当然知道，平山这时候哪里还有心情想这些，只不过，这样可以稍稍转移他的注意力。

"喔……不用。"平山嘟囔着，声音像是被痰卡住了一样。

"是吗？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了。"真介故意用微弱的声音，一边说一边在对方面前把数据夹摊开，"今天，是贵公司的部长要您过来的吧？"

"是。"

"部长有没有跟您说过什么呢？"

"嗯……没有特别说过什么。"

通过这样三次应答，可以感觉出对方的态度非常强硬，于是真介采用更慎重的口吻说："哦，是吗？其实……我想平山先生您应该已经知道了吧？贵公司的营业部门将大幅缩编。"

真介刻意停顿下来，双眼直盯着平山。

对方开始有点坐立不安。接着，他几乎是豁出去了，气愤地说："也就是说，我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了，是吗？"

真介慢条斯理地，把平山应该也知道的真相再说了一次："总之，大幅裁员是不可避免的了，各地区营业所将一一合并。就算勉强留下来，再过五年，薪资待遇也会有所改变，最多将减薪三成，而且每年冬夏两季的奖金也只剩一个月的了。"

平山心里有数，被叫到这里来的人，就算能侥幸留下来，将来也逃不过减薪的命运。可是以平山家目前的状况来看，有房贷要缴，还有两个孩子在念私立大学，这样的离职条件，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我个人认为，您也许可以借这个机会，到外面的世界去接受新的挑战。您觉得呢？"

真介言下之意就是公司要解雇对方，只不过依照劳动法规定，不能提到"解雇"这两个字。在日本，指明要对方走人是违法的，所以只好兜个大圈子，引导对方自动离职。紧接着，真介提出了一些优惠条件循循善诱。

"当然，一旦您下了决定，据说公司方面也会竭尽全力。除了公司规定的离职金之外，还会额外支付给您实际任职年数乘以基本月薪的钱，加上休假的津贴。此外，如果您需要的话，公司方面还可以协助您二度就业。"

平山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他在心里逐一计算：正常说来，以他在公司二十五年的资历，大概可以拿到一千多万的离职金，加上额外的给付，二十五年乘上六十万是一千五百万，总共是二千五百万左右。两个儿子距离大学毕业还有三年，这当中就算没有找到其他工作，也还过得去。真的有个什么差错，手上还有一间位于世田谷区五十坪的房子。真介调查过周边的房价，拍卖之后还清贷款，还能剩一千多万。

第3节：炒鱿鱼面谈官(3)

3

面前这小子，想必早就算到这一步了。而且，就算继续留在这家公司也混不出什么名堂，只能领个微薄的死薪水等退休，面子实在挂不住。

他在犹豫。

"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条件还不坏。您是否愿意借这个机会，跨出这一步挑战全新的自我呢？"

这种恶心的台词，有时候连真介自己都觉得受不了。

平山总算开口了："可是，为什么是我？"

他嘀咕着，好像一股无名火又冒了上来，突然越说越急："我在这家公司已经二十五年了，最起码在前二十年里，一直都是本着为公司鞠躬尽瘁的宗旨努力工作。我的业绩表现也一样，年轻的时候从来不曾输过别人。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即使后来当上主管，对总公司交代下来的任务也都全力以赴。"

他因为太过激动，说话越来越不客气，口沫横飞。

"最近这几年，或许我的业绩有些不尽如人意，可是仍然在为公司多赚点钱而拼命，甚至牺牲和家人相处的时间，跟客户鞠躬哈腰，不知看了多少脸色。"他听了自己所说的话，变得更加生气，想必这是个很容易自我陶醉的人，"但是到头来，却想一脚把我踢开，这不是太过分了吗？你说是不是？"

一吐心中怨气之后，他用挑衅的眼光看着真介。真介知道，这个男人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了。照这样看来--

"而且，你说的是自愿离职吧？"

"基本上，是的。"

"那么，我完全没有打算离职。"

"可是，平山先生您现在的职位，将来可能会废除哦。"

"那是公司决定的，不是我决定的。"

果然！在刚才说那番话的过程里，他不知什么时候下定了决心，要和这家公司对抗到底。

真介用对方可以察觉到的音量，轻轻叹了一口气，接着摊开数据夹第三页以后的部分。

"这里，有我们公司自行调查的资料，是有关平山先生您的。"

平山眼睛一瞟，视线落在真介的手边。

"根据调查，您三十四岁升任津田沼支店的支店长，之后的十四年里曾经担任过四五家支店或营业所的主管，是吗？"

"那又怎样？"

真介一语不发，取出第四张数据，递给平山。对方也沉默地接过去，拿在手上。

"这上面的数据，是各支店员工的平均离职率。例如：最上面这位田中先生担任主管以来，部属的平均离职率是5.7%，算是相当低。再看看左边这一栏的项目分布图，离职的大多是二十五六岁的女性员工，想必是婚后辞职者居多吧。"

"……"

"可是平山先生，很抱歉，我必须指出，您的数值是这二十多位业务主管之中最高的，高达21.2%，在这份表格中敬陪末座。而且依照项目分布图显示，其中有七成以上是二十出头的男性员工，以公司的立场而言，这群人正是薪水不高却冲劲十足的高回报人才。至于其他女性员工，因为个人因素而自动离职的情况也有待核实。再者，不知为何，她们的职务几乎都是支店的会计或总务。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您应该了解吧？"

第4节：炒鱿鱼面谈官(4)

平山眉头深锁，脸上表情僵硬，什么话也没说。

4

真介自顾自地接着说："即使现在的状况不像过去泡沫经济时代那样严苛，公司雇用这些刚毕业的优秀人才还是必须付出相当大的成本：招募人才的人事开销、交通费、说明会、职前训练、在职训练等等，以十四年来计算，在一名员工身上要花掉四百万左右。所以，平山先生，过去您手下的员工，扣除婚后辞职者之外，还有将近三十名年轻人离职。单单这点，就让公司损失了一亿两千万。"

平山一听，连忙提出抗议："话不是这样说吧。我一向以提升公司的利益为第一优先，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或许对他们严厉了点儿也说不定，可是我这么做完全都是为了公司啊。"

"结果，却平白让公司损失了一亿两千万。是吗？"

平山哑口无言。

真介见机不可失，便穷追猛打："很抱歉，我向您过去的部属做过调查了。依照他们的说法，平山先生您对下属要求的营业目标，通常是总公司指示的1.3倍。而且，以现在的川口支店来说，有三成以上的业绩您是以"陪同前往"的名义向总公司提报的。这是两年前由您手下离职的员工说的。"

"……"

"自己一个人拼命达成的业绩，却被上司用子虚乌有的借口强取豪夺，向总公司谎报。不管是谁，都会干不下去吧？"

"可是，实际上我是提供了一些建议给他们啊。"平山还不死心，拼命为自己辩护，"如果是因此而谈成的案子，也应该算我一份。"

"我们看下一份数据。"真介根本不理会他的辩解，视线落在另一张数据上，接着，把它递给平山。

"这是每一家支店主管的交际费支出明细。将各主管负责的每家支店全部的费用平均之后，一年大概是一千一百万左右，可是您却花了一千六百万--怎么看都是花费过多。

"要再跟您说声抱歉的是，我到贵公司财务部调阅过您所有的收据了。我真是吓了一跳！松户、甲府、静冈，不管在哪里，您到了周末都一定会去某几家特定的酒馆，例如松户的新世界俱乐部、甲府的Shinobu、静冈的银马车，或是在城市饭店吃晚餐。

"曾任职于某家支店的会计小姐说，她回想当时，对自己的工作实在是厌恶到了极点，因为支店常处于缺钱的状态，甚至连买杯咖啡都有困难，却仍然不得不处理支店长在外的开销。如果真有这些钱去喝酒，不要说咖啡，连空调的滤网都可以换个新的了。"

"……"

"再来谈谈城市饭店的晚餐费用。您负责甲府营业所时，总务课曾有一位二十三岁的女职员，因为个人因素离职……"

"不要再说了。"平山突然喃喃地说道，"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第5节：炒鱿鱼面谈官(5)

平山低下头，真介一直紧紧盯着他。

这个男人，公司赋予重任让他负责支店或营业所的营运，他却每个星期都利用公款，给酒吧的妈妈桑捧场，还把刚进公司、什么都不懂的女职员骗上床，搞大了肚子，甚至连上宾馆和吃饭的钱都要公司买单。

后来，这个女职员拿掉孩子，辞去工作。

5

这个传闻当时在他辖内的部属都知道。就像水果装箱一样，如果把一颗烂掉的苹果放在最上面，下面的苹果也会全部烂掉，因此，有些人开始对这份工作失去冲劲儿，纷纷以个人因素为由离开了。

真介瞄了一眼川田美代子，她正看着垂头丧气的平山，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眼神里头找不到一丝厌恶或轻视，让人完全无法得知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真介将视线移回平山身上。

"怎么样呢？就如同刚才跟您提过的，您是否愿意借这个机会，到外面的世界去挑战全新的自我？"

平山抬起头，先前反抗挑衅的眼神，现在变得有些茫然无助。这个男人心里有数，假使要对公司的不当解雇提出诉讼，这些不利的证据一旦出现，自己是毫无胜算的。

"可是，就算是这样……"

"现在决定的话，您可以得到额外的离职金，还有休假的津贴补助，以及协助二度就业这三项优惠待遇，如何？"

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放弃了这个好机会，以后的离职条件只怕会更差喽。

平山的脸突然开始扭曲纠结。眼前这个中年男子，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哭出来。干了二十五年的业务，如果有必要的话，要他哭倒在地

或跪地求饶恐怕都不是什么难事了。

真介再度将视线移向川田美代子，她还是那样，像个木头美人似的静坐在一旁。真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加强效果。果然，平山似乎因而注意到她的存在，脸上的表情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像刚喝下一杯醋一样扭曲着。

"是吗……我明白了。"

对于这个场面，真介竟也感觉到一些异样的不堪。

男人真是可悲啊，尤其像这种毫不掩饰、大肆夸耀自己男子气概的人，更是如此。当他们发现附近有位美女正在面无表情地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所谓的男子汉自尊及虚荣心就开始作祟，不愿暴露自己懦弱难堪的一面，真心话只好往肚里吞。

真介对着平山重重地点了点头："那么，接下来就大略说明一下有关离职的手续，供您参考。虽然最终的决定您可以再详加斟酌，不过，现在先听听无妨吧？"

他稍稍迟疑了一下，结果还是点头了："我明白了。"

搞定了。

任何事都有所谓的关键时刻。在最重要的一刻，这个男人如果被愚蠢的自尊牵着鼻子走，日后十之八九还是不得不选择离职吧。不过，在对家人说明这件事的时候，一定又会后悔得要命。

第6节：炒鱿鱼面谈官(6)

十五分钟之后，这名中年男子虚脱无力地出了房门。

稍微叹了口气，真介瞄一眼墙上的钟：下午四点五分。今天的工作全部结束了。

6

果不其然，昨天人事部门来了通知。阳子就像被打入第十八层地狱一样地进了人事部长室。

部长刻意避开阳子的目光，面有难色地说："芹泽小姐，不好意思，您明天下午三点之后是否方便空出一个钟头的时间来……"

少来这套！你这个人渣。她几乎忍不住要骂出声来。

阳子对这个部长的资历再清楚不过了，他升任部长之前，曾经负责新进员工的审核及任用。现在这批要被裁撤的员工，当初不都是经过你许可采用的吗？难道你一点儿责任都没有？第一个要负起责任卷铺盖走人的，应该是你才对吧？

但她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

努力尝试用合宜的态度应答，可是，原本就不服输的臭脾气让她积了一肚子火，到最后实在受不了，等自己发觉时，话早已脱口而出："告诉你，在我目前负责的案子完成之前，我说什么都不会辞职！"

"请、请等一下，芹泽小姐……"

"失陪了。"

痛快淋漓地说完之后，她走出人事部，留下目瞪口呆的部长。

她快步走过长廊，将怒气全发泄在鞋跟上，"叩叩叩"的声音由走道两旁的墙上反弹回来，听起来就像是整栋建筑物在大合唱："不要你了，不要你了……"

我在这公司将近二十年了……好想哭，只是，哭了又能怎样？我才不是那么没用的女人，就算要走，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被辞掉。

目前，阳子正在进行一个企划案。

这案子要花两年的时间，和各家材料供货商都谈过了，如果协调成功的话，随着购买总额增加，将以降价为名目，由各家公司提供回扣，每增加百分之十的交易量，就多出百分之三的利润，而且货款可以延后一个月支付。有些公司对这样的交易条件迟迟不愿答复，但有将近八成的厂商大致上都同意了。

就差临门一脚，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就能和所有厂商签订合约书。

在业界，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人有过这样的构想并成功签约的。

公司希望我辞职，我走就是了，但绝不是现在。我要完成这项企划，拥有这份实际业绩之后再离开。以我在签约过程中所积累的技巧和知识，相信不管到同业哪家公司去，都会受到重用的。阳子心里这么盘算。

今天，阳子等着要去面谈。看了一下手表，下午两点五十分，她轻轻叹了一口气，离开座位。早就看破一切了，但是，有关辞职的时间点，她恐怕和对方有的谈了。

为了安心起见，还是先去一下洗手间吧。

第7节：炒鱿鱼面谈官(7)

"美代，下一个。"真介边说边转过头去。

"是。"川田美代子回答得很悠哉。她的反应总是慢半拍，动作像乌龟一样缓慢地把数据递了过来。今天的指甲油比平常还鲜艳。

忍住心中的苦笑，开口问了之前来不及提出的问题："结束之后，跟男朋友出去吗？"

川田美代子不知为何稍微侧侧头，想了一下，接着，脸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笑："嗯……是呀。"

真介点点头："还剩一个就结束了。"

"是。"

答完话，她就回到自己的座位，对其他的事不多问也不啰唆，总是保有平静安定的心情。

7

有时候，在这种杀气腾腾的场合上，她的温吞悠哉反而令人感到庆幸。有过那么几次，真介突然觉得也许会喜欢上她，甚至想过跟她上床，但每次一想到这里，就赶紧打消念头，告诉自己那不过是错觉罢了。

川田美代子本来就不是真介喜欢的那一类型。真介喜欢的是有点好强，说话不留情面，脸部线条分明的女人，如果是泼辣到引人发笑的那种就更合他胃口了。要是约川田去吃饭，想必彼此之间的对话不会有什么共鸣，一下就腻了吧。

心里一边胡思乱想，一边翻着数据，上面写着：芹泽阳子。

看了右上角的相片，真介笑了笑。自己刚刚所想象的女人，恐怕就长这个样子吧。

至于她的个人资历，他不必看数据就可以马上回想起来：出生于东京的府中市；大学毕业，日本经济开始泡沫化之前不久，进入这家建材公司；前五年做的都是业务工作，之后才进入营业管理部，不管

在哪个部门，表现都算不错；六年前调到现在的营业企划推广部担任小组长，三年前升任代理课长，在工作方面并没有特别不利于她的传闻。

这时，想起人事部长所说的内部消息--据说她二十八岁时和公司同事结婚，三十一岁就离婚了。离婚后她没有搬回娘家，一个人回到府中在外租房，五年前，用两千两百万的价格买下市区新盖的公寓，有一室一厅一卫。

光是这些数据，就足以大致描绘出这女人的性格。

某个任职于银行贷款部的朋友曾经说过，那些中小企业老板提出的损益表，真实地反映了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没错。

这女人，在买下那间房子的时候，想必已经有所觉悟，并且打定主意，要一个人孤单到老吧。由于好强，所以离婚后她不回娘家，但选择住在娘家附近，大概是打算当父母年老体衰时能有所照应，还是近一点方便。

总之，他不禁对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产生了一点儿好感。

接着，想起了人事部长发的牢骚："其实，我们并不想让芹泽小姐辞职。可是不管怎样，各部门都有所谓的配额。营业部门预计裁撤一百七十名员工，所以营业企划推广部总不能只裁掉课长一个人吧。更何况，将来各单位都要进行合并，恐怕找不到一个适当的职位可以给她坐。因此，打算借这个机会来一番汰旧换新……"

第8节：炒鱿鱼面谈官(8)

听到"唰"的一声，转过头去：川田美代子把自己桌上的面纸盒对准桌角重新放好。偶尔有些女职员在面谈时会忍不住哭起来，面纸到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

不过，这女人应该不需要吧。

她是那种绝不在人前哭泣的类型。就算要哭，她也会等到事后，偷偷躲进厕所或是某个角落含恨落泪。这和年纪无关，这种类型的女人本来就是不管到了几岁，都比那些游手好闲的男人好上一百万倍的。

敲门声响起。看了一下时间，刚好三点整。非常准时。

"请进。"

8

听见对方的回答，她一边开门一边小声地说："打扰了。"

走进房间一会儿，阳子才抬起头来。

一看之下就愣住了。

桌子后方坐着一个纤瘦的男人，穿一套合身的黑色西装，很年轻。西装里面是一件淡蓝色的棉质衬衫，配上一条黄、黑色细格子纹的领带。他的短发稍微染过色，每根头发都耸立着，是现在流行的样子。身后的阳光让他瘦削的下巴线条清楚地浮现出来。

这个男人比自己还要年轻许多，大约三十岁左右吧。相貌……该怎么说呢……就像早就过气的偶像艺人杰尼斯小子之类的，只是年纪大了一些，虽然算是个美男子，但乍看之下，整体给人一种轻浮的感觉。

此外，这男人的旁边，还坐着一个看上去像助理的女人，似乎比他更年轻，穿着一套刺眼的紫色套装，和这朴素单调的第二会议室形成强烈对比。由桌子下方可以窥见，她的右脚踝戴了脚链，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和事业沾不上边、没啥大脑的花瓶。

她觉得头好晕。这里到底是歌舞伎町的牛郎店，还是池袋的酒家?

阳子实在太难堪了，忍不住咬住下唇。昭和三十八年出生的我，竟然要被这些人炒鱿鱼?

"您是芹泽小姐吧。不好意思，让您在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男子半弯着腰，很客气地用手势招呼她坐下，"我是村上，今天由我负责为您说明，请坐。"

对方好像还懂点礼貌。阳子稍微放心了一点儿，她顺从指示坐了下来。

"您要喝杯咖啡或是别的什么吗？"

意料之外的询问，让她匆忙而含混不清地回答："哦……不用了。"

"是吗？"叫做村上的这个年轻人点了点头，然后一直盯着阳子看。

"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紧接着他翻开资料夹，"今天，是部长要您过来的吧？"

"是的，没错。"阳子越来越紧张了。

"部长是否已经跟您说过些什么了？"

"详细内容还没听说，不过，我心里大概有个底。"阳子开门见山不客气地说。令人讨厌的话题，更是要速战速决，"目前公司的状况，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

第9节：炒鱿鱼面谈官(9)

这年轻人"哦"一声，表示明白："所以呢？"

你明知道，还故意装傻……真让人火大！

"所以，不管哪个部门都打算大幅删减一些员工。"

"原来如此……确实是如您所说的没错。"村上点点头，"所以芹泽小姐，您现在的部门也将大幅度缩编，再过不久，就要和管理部合并。"

她着实吓了一跳。这是头一次听说自己的部门要被裁撤，还来不及想她就马上问："你是说，我现在的职位以后将不存在？"

村上再度沉重地点了点头。

一瞬间，阳子觉得小腹发热，接着又凉到了极点。"是吗……"自己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发抖，"也就是说，这个公司里，再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村上稍微侧着头，沉默了一会儿。不久，他又开口说："实在是有些难以启齿，不过，我认为您也许可以借这个机会，到外面的世界去尝试另一种新的可能性。"

听了这个肤浅的说辞，阳子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

9

其实是悲哀得想哭：我这个单身的四十一岁老女人，还会有什么新的可能性？

坐在村上身边的那个芭比娃娃，依然沉默地看着地板。这女人到底在这儿做什么？真碍眼。

她和我不一样，她有很多选择，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拥有很多朋友，年轻到可以肆无忌惮地大笑，和喜欢的男人共度春宵，父母亲还年轻健壮……说也说不完的这些，我也曾经拥有过，只是不知何时竟都渐渐离我远去了。

不过，我不会输的。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阳子说，"可是我手上还有一个案子尚未结束，是为了公司，也为我自己，在还没完成这项工作之前，我绝不会考虑辞职。至少还需要半年的时间吧。"

村上这时大大地点头，而且煞有介事地说："我明白了。"

你这个轻浮狡猾的家伙……她忍不住脱口而出："你明白什么？"

突然，阳子觉得对方看上去有点儿畏怯。

"当然是……就算要辞职的话，也要半年之后……不是吗？"村上一本正经地回答，"以我的立场并不能给您任何答复，但是可以帮您转达人事部门。我会特别记载在备注栏内，之后就看如何交涉了。我想，至少我有能力为您做到这些吧。"

同一阵线？

阳子那一瞬间有这样的感觉，但是马上又发觉自己太愚蠢，竟然这么容易相信对方。别傻了，我是他们交易成立的目标，千万不能忘记。

对，没错，这是他们的手段：乍看之下，好像和我站在同一阵线，实际上却想尽办法，分毫不差地完成公司指派的命令，以获得报酬。根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这些骗死人不偿命的家伙，真该遭人唾弃。

第10节：炒鱿鱼面谈官(10)

他们说的话，怎么能信。

"那就麻烦你了。"阳子冷冷地说。

剩下的三十分钟，都在说明一些有关离职的详细内容，例如额外的离职金，休假津贴的给付，协助二度就业等等。阳子并没有认真听。

现在这个案子如果成功的话，应该会有其他公司雇用我吧……

所以，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根本是左耳进右耳出。

终于解说完毕。阳子打算离开时，村上站起来说："希望能有机会为您效劳。"

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今天为您说明的事项，若是日后有任何问题，请别客气，随时欢迎您来电。"

名片上写着：村上真介。

拿了名片，阳子走出房间，慢慢回到办公室。

一直都没听说营业企划推广部要被合并了……这么重要的事，竟然到现在才从一个毫不相干的外人口中得知。

我不甘心。这叫人怎么能接受?

眼眶里的泪水几乎溃堤。嗯，为了安心起见，回座位之前，我再去一次洗手间吧。

10

真介第一次见到高桥，是在二十八岁那年。那个时候，他们一个是面谈官，一个是要被炒鱿鱼的对象。

真介当时在一家颇具规模的广告公司上班。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因为一些个人因素晃荡了好一阵子，直到二十五岁才进入那家公司，负责广告业务工作。

进去才三个月，就开始觉得有点腻了。这完全是一家以业绩挂帅的公司，没有一个客户是因为这家公司的广告水平高才来的。

为了业绩，每天对客户低声下气、鞠躬哈腰，夜以继日地开发新客源，他们才不管你有没有提什么企划案。总之，是个相当耗费体力的工作，像个乞丐一样，到处乞求客户以增加业绩。

不像话，真的太不像话了。

当时真介这么认为。可是他并没有马上辞职，其实，这和他当了一阵子无业游民有关，因为他想在东京多待些时间。

于是，他想了一个对策--只要不叫我走路就行，反正在这种公司也搞不出什么名堂。

有时候，他们的顶头上司会大发雷霆："你们这些家伙，凭你们这副德行也想在公司生存下去吗？"那个男人差不多四十岁，脸色很难看，老是看到他在吃胃药。

每次真介都在心里窃笑："难不成，你希望我们也变成你这样吗？"

首先，真介查明公司过去五年来的营业额和毛利，再除以营业员总人数，就可以知道一个人平均分摊的毛利有多少。由这个毛利的平均值，扣除所有和自己相关的花费，结果还算差强人意。所以，他的工作目标就是超出那个平均值。

反过来说，他也就只做那么多。

我只要为公司带来相当的利润就行了，这样做就绝不会被炒鱿鱼。

第11节：炒鱿鱼面谈官(11)

每一季，只要营业额和毛利超出自己设定的目标之后，不管上司怎样紧迫盯人，他都不为所动。说什么出去拜访客户，其实全都是幌子。出了公司大门，常常中午就开始喝点儿小酒，下午就带女人到池袋或莺谷的汽车旅馆休息，然后再一副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回公司。说他是公司里最混事儿的营业员，一点也不过分。

只是，这种好日子也没撑多久。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最先遭殃的就是广告业。不论哪家公司都一样，一旦不赚钱，就开始缩减广告宣传费。

于是，真介二十八岁那年，公司里谣传将会大幅度裁员。几个月后，不知哪里冒出来一家"炒鱿鱼株式会社"，开始进驻公司逐一面谈。当时那家公司的员工才不过七个人，很凑巧，负责与真介面谈的就是老板高桥。

到现在，真介还清楚地记得他们之间的对话。

11

高桥说："你认为，今天为什么会请你过来呢？"

"我不知道。"真介一脸茫然。他真的不明白，实在是意料之外。

虽然曾经想过，这种公司不干也罢，可是像这样莫名其妙被炒鱿鱼，又是另外一回事。

接着，高桥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若有似无的笑容，好像只有眼尾稍稍眯了一下那种淡淡的笑。然后什么也没说，就只是静静地盯着真介看。

也许是年龄上的差距，或是职场上的历练不同，真介终于受不了对方的沉默，把不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你把公司的营业额和毛利除以营业员总人数，平均分摊就知道啊。再把我个人的薪水和所有公事上的支出比较看看，我绝对没有让公司赔钱。这一点你应该明白才对。"

结果对方竟然还是一样淡淡地笑了一下，不做任何表示。真介觉得自己似乎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心里很不舒服。想要再继续说下去时，突然--

"确实如你所说。"高桥开口了。

"这里有一份资料你看看。"接着把资料递给真介，"这是由每个营业员为公司带来的毛利，扣除他们的薪水、业务支出之后的盈余。"

"……"

"村上先生，你的营业额非常有意思。这三年来，不管是哪一季，你的收支都差不多刚好平衡。算起来，公司方面只有一点微薄的利润。在公司所有营业员之中，除了你以外没有人是这样的结果。让人不禁觉得你是经过预谋的。"

真介终于确定了。这个人完全看穿了我的诡计。而且就像是看动物园的猴子耍猴戏一样，一边看一边对我的卑微伎俩嗤之以鼻。

想到这里，一肚子火儿冒出来--少来了，你这家伙，你知道什么……

真介正要开口时，高桥又抢先一步："当公司赚钱的时候，这么做是无所谓。可是，当贵公司业绩越来越差时，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做太过分了吗？"

第12节：炒鱿鱼面谈官(12)

"……"

"目前每个营业员光是做到收支平衡，并不足以解决贵公司的问题，如果大家再不加把劲，就无法让公司回复到当初的状态。处于这样的危机之中，有人却只肯做到收支平衡，如此的工作态度，日后对他人的影响可想而知。这比那些达不到业绩的人还要糟糕。"

说到这里，高桥又瞧了真介一眼："村上先生，你觉得呢？"

真介哑口无言。

几天后，他在自愿离职书上盖了章。他不后悔，也没有遗憾。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对那个姓高桥的，一点儿也不怨恨。他只不过是对我这个不良员工做了适当的处分罢了--想到这里，竟然觉得有点儿可笑，于是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辞去工作，正在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秋天即将结束。

某天，真介收到了一封信。拆开来看，吓了一大跳。

里面装的是炒鱿鱼株式会社的公司简介，还有面试通知。寄件人是董事长--高桥荣一郎。

犹豫了很久，还是在指定面试的那天，往新宿出发，办公室在南出口的M大楼十七层。向接待柜台说明来意之后，马上被带进董事长室。

"为什么？"真介问，"像我这种被炒鱿鱼的人，为什么还要找我来你的公司面试？"

高桥笑着回答："像你这种胡闹的想法，对其他公司也许是负面的，但对我们公司来说，只要用对地方，却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只限于投机取巧这方面吧。"

从那之后就一直共事到现在。

而现在，老板就在他旁边。

12

看到这个画面，偶尔会想起以前的事，虽然差不多快忘记了，但是像今天这种回顾过往的夜里，一到高圆寺站，便又勾起了他的回忆。

五年前要辞去广告公司工作时，真介特别拜访了曾经合作过的客户，感谢他们长久以来的支持。那时候，也来到高圆寺站北出口附近一家私人经营的进口杂货店。他们专门贩卖芳香疗法、香草精油一系列商品，也就是舒缓、减压相关物品的专门店，店内通常有两名店员在招呼客人。真介从进广告公司那年开始，就一直和这家店的负责人有业务上的往来。

负责人是一位四十多岁、个子娇小的女性。她利落的短发非常适合那小巧的头型，脸部线条清晰细致，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当然，如果光凭第一印象，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只不过觉得以那个年纪的女性来说，像她这样清新脱俗的并不多见。

半年一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差不多两年之后真介竟开始深深被她吸引。开朗乐观的性格，让她在说话时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感；她和周遭人事物合宜协调的态度，还有脚踏实地、通情达理的想法都很吸引人。她一笑起来，原本轮廓分明的下巴，就变得圆润柔和。

第13节：炒鱿鱼面谈官(13)

两人的年龄差距很大，但不知何时开始，就只把她当成一个女人来看待了。

"难不成，我有恋母情结？"真介也曾经问过自己好多遍，最后终于明白--不，不是，应该不是这样，这和年龄无关，我只是很单纯地喜欢她而已。

他并没有说出口，就这么又过了一年。

告诉对方，自己将要离职，她显得有些疑惑。

"工作找到了吗？"她问。真介摇摇头。

要离开时，她拿出一个信封袋，小声地说："这么做也许有些失礼，不过我希望你能收下。"

是一包钱。

回到家，打开来看，是五张全新的万元大钞。他不禁笑了起来，这么贵重的礼，哪里还会失礼。

后来知道，她结过一次婚，目前是单身。

决定到现在这家公司上班后一个星期左右，真介去找她。站在店门口的时候，突然心跳加速……万一被拒绝了怎么办？他紧张得快要小便失禁了。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邀她下次一起出去吃饭。

她爽快地笑着回答："如果是要回报当初送你的那份礼，就不用了，别那么客气。"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真介急了起来，终于脱口说出真心话，"我是说……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和我交往看看。"

她满脸错愕，整个人像是呆住了，无法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真介仍不愿放弃，继续说："跟我约会吧。"

"你……这是在捉弄我，跟我开玩笑吗？"

真介用力摇了摇头："不，我是认真的。"

她像是看到稀有动物一样，直盯着真介好一会儿，接着低下头。虽然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但可以看到耳根子都红了。

然后，她轻轻叹口气，抬起头来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她说着，拿下鼻梁上的无框眼镜。"光是外表也许看不出来，这是一副老花眼镜，我今年已经四十九岁了。"

13

他笑了起来--这个事不用你说，我早就想过了--于是很自然地回答她："年龄不是问题吧。"

果然，第一次的邀约她没有答应。真介不死心，两次、三次，继续约她，简直到了死缠烂打的地步。

通常，当对方完全没这个意思的时候，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非常困扰。但真介感觉得到，至少她并不讨厌他。虽然她每次总是一脸困惑，可是从来不曾出现厌恶的神情。她只是在犹豫，不知该怎么办而已。

所以，真介完全不顾对方的反应，天天上门。连自己都觉得实在是脸皮太厚了。

到了第五次，她终于点头答应。似乎是被真介的执著给打败的。

他们一起去吃泰国菜，然后再到酒吧小酌。第一次约会就这样结束。

接着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真介开着一辆二手的本田INTEGRA，带她到富士山的半山腰，到山梨县道志村渺无人烟的林间小道，到海边兜风等可以当天来回的地方。

第14节：炒鱿鱼面谈官(14)

她对他的称呼，也从"村上先生"变成"村上"，后来直接就叫"真介"。没多久，他俩上了床。

大多数的男人，都喜欢开着灯做爱，真介也一样。但女人往往相反，尤其是刚认识的时候。所以他们的第一次，让真介有点儿尴尬。因为当她发现真介一直不停地偷瞄床头灯时，不禁噗嗤笑出来，并问："你很在意？"

她游刃有余的态度、肆无忌惮的问话，让真介一瞬间感受到这个女人的人生历练，还有曾经睡过的男人。

渐渐地，他们的关系进入稳定期，甚至是成熟期。

关系越亲密，她变得越主动，而且似乎乐在其中。她为真介口交十五、二十分钟，用舌尖来回舔着会阴到肛门口，直到他满足为止。真介也报以同样的热情。汗水淋漓的身体、濡湿的私处、因为高潮而微微痉挛抽动的腹部。

他们在床上虽然越来越亲密，但她的态度有时还是冷淡疏远，例如在人多的地方，她绝不和真介牵手。说是不喜欢引人注目，觉得旁人异样的眼光让她不舒服。这一点，真介非常在意，因此总是故意大老远地就大声喊她："喂！顺子。"

不过，和她交往的过程算是愉快。一起聊天、共度的每一刻，气氛都很和谐安稳。尤其是和她在床上的配合度，让真介从不曾感到厌烦或是腻了。

真介觉得这个女人很可爱。

很快地，他们交往超过三个月、半年，真介差不多对现在的工作也渐渐进入状况，于是心中有了决定。

我想要和她永远在一起。

才打算跟她谈谈这件事的时候，却突然完全失去联络。真介匆匆忙忙到她店里，不过才一个星期没来，整间店空荡荡的，什么也没

有，再赶到她家，也已经人去楼空。

就这样，整个人凭空消失，不见踪影。

14

晚上七点五十三分，阳子来到东南出口。虽然春天已经快结束了，可是夜晚仍然有点冷。和村上约的是八点，还有几分钟时间。

FLAGS大楼前有烟灰缸，她走到那里，点了一根Parliament。十年前离了婚之后，她才开始学会抽烟。她一边抽一边观察那些和自己一样在等待的人：穿着白色连帽外套，看起来像学生的女孩儿；一身套装，脚踩Ferragamo高跟鞋的上班族；绑着橘色头巾，身穿牛仔上衣，看起来很休闲的男子……

她笑了一下，掩饰心中莫名的感伤。

他们都是在等着和朋友共度一个愉快的夜晚吧。大概没有人和我一样，只是为了急着知道会不会被炒鱿鱼而站在这里的吧。

烟抽了一半，阳子看一下手表，七点五十七分了。她把烟熄掉，拿出口气芳香剂，是薄荷味。这是开始做业务之后养成的习惯，跟别人见面之前一定先喷一下。

第15节：炒鱿鱼面谈官(15)

七点五十九分，他出现了。

FLAGS大楼前的广场虽然很多人，但是她一眼就看到他了。那个男人走路的样子，比她想象的好很多。他的腰杆挺直不会上下晃动，脚尖轻轻向前滑开，动作流畅步履轻盈。现在正爬上阶梯朝阳子的方向走来。

和之前一样的那套黑西装，里面是一件米黄色衬衫，配上深蓝色领带。嗯，品位还算可以。

对方似乎也马上发现了阳子。

"啊，你好。等很久了吗？"村上微微点点头，慢慢走近。和面谈时完全不同，现在这个轻松的样子比较符合他的年纪。

阳子提议到FLAGS大楼三层的咖啡厅，但村上摇摇头。他觉得那里人太多，而且都是一些三姑六婆叽叽喳喳，太吵了。

阳子瞅了他一眼，心里想，这男人怎么连这个都知道，大概也是怪人一个，喜欢把美眉的那种……不过，应该对我没兴趣吧。

村上看着阳子说："如果你也还没吃饭的话，我们不妨边吃边谈好吗？"

真介笑了笑接着说："如果芹泽小姐同意的话，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餐厅还不错。"

新宿这一带她并不熟，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他。

于是阳子点点头。

村上带她去的是一家越南餐厅，在Metro会馆附近。

他站在大楼前面，看着五层的招牌对阳子说："像这种异国风味的餐厅，人反而比较少，也比较安静。"

阳子一边表示同意一边想，这家伙明明知道今天找他的目的是谈公事，还带我来这种地方吃饭，到底心里打什么主意。

电梯来到五层。他们走进餐馆，坐下来，点了一个普通的套餐，阳子感到有些不自在。

去年夏天，阳子和交往了两年的对象分手，那人跟前夫一样是个没出息的家伙，简直一无是处。对他提出分手的时候，一个大男人竟然哭哭啼啼的，让她倒尽胃口，哭笑不得。最后只有强硬要求他同意，事情才算解决。从那之后，就再也没跟别的男人单独出来吃过饭。

15

还有十四年的房贷要付，不继续工作不行。之前，身体不太舒服，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竟然说是更年期障碍。怎么会这样？不过才四十一岁，应该是工作压力造成的吧。

可那又能怎样呢？

像我这样，过了四十岁还一个人孤单生活的女人多得是，而已经结了婚，却被丈夫忽视、被孩子轻视、寂寞无奈的家庭主妇也不少。

比较，是永无止境的。到最后，我还是我。但至少希望能勇敢地走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村上一直不说今天的重点。在吃前菜的时候阳子就想问了，心里很着急。

然而，美味的食物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当酒酣耳热、味蕾获得最大满足的时候，整颗心也随之放松。虽然一再提醒自己，这不过是味觉上的快乐所带来的假象，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心情的转变。连带地，对这个男人也开始有些好感。

第16节：炒鱿鱼面谈官(16)

我太傻了，都四十岁了，怎么还那么单纯?

其实，这又何妨呢……

在公司以外的场合聊过之后，意外发现这个人还算是有为青年。

回过神来，村上正在说之前公司发生过的趣事而哈哈大笑。不知不觉中，彼此的对话方式和态度竟变得像朋友一样。

"然后呢？你说那个女人后来怎样了？"

村上挥舞着手上的叉子继续说："结果好像在祭坛前面脱得光溜溜，受洗了。然后，也顺利拿到那个新兴教派所经营的商店的广告。"

他说完又咧嘴笑了："她一边哭一边把合同摔在课长桌上，说："这样你满意了吧。如果你把这个广告搞砸的话，我会杀了你。""

阳子又笑弯了腰。现实生活真是残酷啊，她以前也做过业务，所以非常清楚那种为业绩牺牲的辛酸。不过，像这样的状况还挺好笑的。

"结果呢，那个新兴教派好像是拜鲤鱼的，可是做出来的广告不知道怎么搞的，却变成了鲶鱼，害那女生差点抓狂。"

啊哈哈，笑到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肚子也好痛，实在是太好笑了。好久没这样笑过了。

她同时注意到，对方左手的无名指上并没有戴戒指。原本想开口问，随即又打消念头。于是，气氛突然冷了下来。

问那些做什么，这才叫多管闲事呢。

主菜上完了。这时，对方终于提到今天的重点，说话的口气变得比较严肃，阳子也挪挪身体，正襟危坐起来。

对方一再叮咛，这件事不可以让公司知道。

原来，自己暂时从离职候补名单上除名了。但是，最终结果还要看十天后老板如何裁决。

"只不过，这是贵公司部长说的。他认为目前还未被裁撤的员工，应该都解除警报了吧。"

原来如此。阳子一边点头表示明白，一边觉得像在做梦，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16

刚刚两个人嘻嘻哈哈谈笑的情景，像梦境般渐渐模糊。难道那些是我的幻觉吗？但，不就是这样吗……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两个人，能共度一段短暂愉快的时光，也算是意外的收获了。

买单的时候，双方为了抢着付钱有点小争执。村上虽然先掏出了皮夹，但阳子坚持不让对方付钱，紧握着账单不肯放。结果阳子赢了。

"今天是为了我的事，才让您专程跑一趟的。"

不过村上还是一脸不以为然。进了电梯以后，再度向她道谢，表示本来应该由他付钱才对。

"您刚刚说了那么多有趣的事，我才付这么一点点钱，根本就不够呢。"

对方按下一层的按钮，露出洁白的牙齿。因为这个笑容，刚才印象中那个有为青年的形象，一瞬间瓦解。

"是吗？那就让你多付一点啰。"

第17节：炒鱿鱼面谈官(17)

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对方凑上来紧紧抱住阳子，舌尖伸进她口中。

这家伙！

可是完全无法动弹，两只手被村上夹在手臂下。察觉到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吸吮起来，但一点儿也不粗暴，很有技巧地利用湿滑的唾液在口中蠕动。他很熟练，是一个高手。

啊……我到底在想些什么？突然一股怒气涌了上来。你这混蛋，你在做什么？太过分了！

电梯抵达一楼，"叮"的一声。几乎是对方一放开，阳子就打了他一巴掌。

"你到底在干吗！"电梯外头有人在等着，阳子自顾自地大声吼，"把别人当傻瓜也要有点分寸！"

阳子怒气未减，朝他另一边的脸又是一巴掌。走出电梯，身旁每个人都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她看。她才管不了那么多，拨开人群往出口走去。走在大马路上，气得发抖，鞋跟"叩叩"大声地响着。经过Metro会馆，在武藏通的转角处，偷偷用余光瞄了一下后方。没看到村上。还好，他没追上来。她放慢脚步朝新宿车站方向走去，还是怒气难消。

这个男人太过分、太低级了。

他想搞一夜情吧，一开始就打算好了，所以才会约我去那种地方吃饭。

阳子最近才知道，这世界上有些人就是喜欢熟女。那家伙，一定是和年轻小妞玩儿腻了，想换个口味尝鲜吧。竟然利用这种谈公事的场合……真是太卑鄙无耻了。这个油头粉面的假好人，变态狂，如果这里有一个大酱缸的话，一定把他推进去，淹死他。

他妈的……

阳子来到FLAGS大楼旁的阶梯，快步走了上去。
这真是奇耻大辱。他竟敢这样对我，把我当成什么了?

第18节：炒鱿鱼面谈官(18)

17

绪方纪夫，三十七岁，富山县人，目前担任即将被合并裁撤的开发二课研究主任。

看看右上方的大头照--嗯，实在是很有趣的一张脸。毫无紧张感的一张圆脸，理了一个跟小男生一样的平头，眼睛、鼻子、嘴巴分开来看都还不错，但是凑在一起就有奇妙的效果。眼神失焦像是在看着远方，做个不大礼貌的比喻，就像漫画"天才Bakabon"里的配角"鳗鱼犬"。

乍看之下，像个白痴。

但这个人在公司的表现，可一点儿都不白痴，十五年前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这家公司，一直在开发部门。

与其说他是白痴，或许正是天才的另一种表现也说不定。

二十五岁那年，他开发了新产品，迷你吊饰"大便娃娃"：头上戴着大便造型的帽子，全身赤裸裸的橡胶小男生，只要掐一下它圆滚滚的肚子，屁股后面就会挤出一长条大便。大便也是橡胶做的，颜色有二十种之多，有咖啡色、黄色、黑色、红色……

这个创意商品，在当时似乎获得极大的反响。虽然大人们看到了都皱眉头，但小学生却为之疯狂。

二十九岁时，做了一对贫穷的老夫妇"与作和阿梅"人偶。它们粗俗却又不失可爱的样子，勾起了大多数日本人淡淡的乡愁，尤其是文化界和媒体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许多知识分子都买来当摆饰，非常抢手。

于是他在三十岁那年荣升为研究主任，只是不知为何，从那之后就后继乏力，不曾再有惊人表现了。

上司对他的评语是：完全缺乏管理部下的能力。

翻阅一下其他数据，人事部长提供的讯息也记录在其中。

他在二十七岁时，和参加"同人派对"认识的十八岁女孩结婚了。仔细想想他参加的社团，还有异于常人的行径，果然不是一个普通人。

之后，听说在东京都内买了房子，也生了小孩，两年后却离婚了。

据人事部的传闻，当初他二十岁的年轻妻子这么说："我再也没有办法和你这种疯狂的人一起生活了！"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到了二十七岁还去参加"同人派对"，更诡异的是，连在那里认识结为夫妇的女人都认为他是"疯狂的人"。至于所谓的疯狂，是否也包括了床上的部分呢?

现在据说和女方达成协议，由他负担房屋贷款以代替赡养费。在这方面，或许可以说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

第三页列出的是过去十五年的薪资明细，正打算看的时候，有人敲了门。

"请进。"

门把转动，那个"同人派对男"现身了，发型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身材像颗圆圆的橡皮球，穿着一件黄色的垮裤，蓝色的长袖格子衫，白色慢跑鞋，胸前还别了红色和绿色的笑脸娃娃胸章，净是一些亮到刺眼的颜色。

对于眼前所见，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真介还是不禁纳闷这个三十七岁的大男人到底有没有审美观?

18

对方不动声色，于是真介先开口："绪方先生吗？"

"啊。"他有气无力地回答，"是。"

"您请这边坐。"

绪方听从指引，在真介跟前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和他正面相对。在他身上完全感受不到一般面谈者的敌意，他两眼睁得大大的，

一脸被吓到的表情，根本和小学生没什么两样。

真介不知为何感到有点焦躁。

"绪方先生，在进入主题之前，您要喝杯什么吗？"

"哦，好啊。"

"咖啡或红茶好吗？"

结果绪方一副全身不对劲儿的样子扭动着。

"我喝咖啡会肚子痛，不用了。"

"那红茶呢？"

"红茶……喝完舌头会苦苦的……"

我的天，这个男人是怎么了？

真介正觉得匪夷所思的时候，绪方开口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外面走廊上的自动贩卖机买我要喝的东西。"

第19节：炒鱿鱼面谈官(19)

"啊？"

"我说，外面的自动贩卖机。"绪方一边用手比划着，"可以吗？"

能说不行吗？真介只有点点头。

绪方出去一会儿马上回来，手上拿了一罐果汁。真介一看到那罐果汁，简直傻眼了。

黄绿色的罐子上写着"Poo"，是一罐由人工香料、糖精、着色剂合成的果汁。他平常大概都是喝这个的吧。

绪方坐下来，拉开拉环，然后像在喝热汤一样，发出很大的声音，喝了两三口。

真介瞄了一眼时间，快四点了，心里有些焦急。今天下班后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五点之前必须离开这里才行。但他并不打算随便敷衍这个案子，因此只有把握时间，尽快搞定。

"那么，绪方先生，我们就进入主题了。"

"嗯？"绪方还是一脸茫然，抬起头来。

真介继续说下去："我就直截了当地说。这几年来，开发二课的产品好像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绪方一手拿着果汁，微微点了个头。

"据了解，去年度还将五人编制缩小为三人？"

对方再度点头，真介将上半身稍往前倾。

"绪方先生，相信您也知道，再过一阵子二课将和一课合并，成立新的开发部门。"

"对啊，就是说啊。"绪方突然开了口，"我也跟上面说过了，希望他们可以把我这个小组留下来，可是好像行不通。"

他说得慢条斯理，把真介的步调都打乱了。

这什么跟什么啊？

仿佛跟自己无关紧要，一点儿也不像经历过四次裁员风暴的老员工。那就快刀斩乱麻吧。

"绪方先生，简单地说，您现在的职位将来是不存在的。"

真介说完一直盯着他看。绪方那失焦的目光，一瞬间和真介有短暂的交集。

"哦，我没关系的。"绪方说，"我本来就不喜欢当什么主管，让我到新的部门听人使唤也无所谓啊。"

"不，您误会了。"真介开始按捺不住了，"绪方先生，我的意思是，您要不要借这个机会，到外面的世界去挑战全新的自我？"

"咦？"

"也就是说……"从刚才开始整个场面已经失去控制了，"如果您现在决定的话，还可以适用许多自愿离职的优惠条件。"

绪方像是大梦初醒："你是在说我吗？"

真介点点头。

19

"可是，你们不是找我来商量二课合并的事吗？"

别闹了，我又不是你们公司的人，要商量什么？真介实在很想这么回答，还是忍了下来，继续说明："不是的。绪方先生，今天请您过来，是要谈谈关于您个人的部分。"

绪方突然变得慌乱起来，急忙说："可是，我去年和前年面谈的时候都说过了，只要可以继续工作，其他都无所谓。人事部长也答应我，让我继续留下来啊。"

第20节：炒鱿鱼面谈官(20)

"这部分就不是我能介入的了，因为我们也只是依照贵公司的指示作业，您这么说，我实在也……"

真介才说到一半，就讲不下去了。

因为对方已经开始热泪盈眶，那两只距离遥远的眼睛各自流下一行泪，沿着脸颊流到圆滚滚的下巴。

太夸张了。虽然偶尔有人在面谈时会哭出来，但哭的大多数是女职员。男职员就算哭，也不会哭成这个样子。都三十七岁的大男人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可是，上次人事部长明明那样说过的啊。"绪方哭哭啼啼地说，"还叫我好好努力啊。"

"我已经向您解释过……"

"要不然我现在去找部长，去跟他问清楚。"

"不--"真介这次真的慌了手脚，也顾不得礼貌，连忙想阻止他，"请您千万别这么做。我们今天是接受贵公司的委托，全权处理这次的面谈工作。"

"那我可以求求你不要让我离开公司吗？"

"这，这个嘛……"

结果绪方根本无意听完真介的回答，自顾自地站了起来。

"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真介也跟着紧张地站起来："你要去人事部的话，我跟你一起去。"

"不是，我要回我的办公室。"不管真介怎么说，他往门口方向跑了出去。

"等，等一下啊！绪方先生！"真介高声呼喊想阻止他，但门已经"砰"的一声关上了。

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真介转头望着川田，才发现平常从容自若的她，也一脸惊讶地看着真介。

因为事情的发展太出人意料，一时之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结果还是川田先开口："要不要……打个电话去人事部？"

想了一下，真介摇摇头："不用了，没关系。既然他说马上回来，我们就先等等看再说。"

川田也表示同意。

真介总算冷静下来，看看表，都还没开始说到重点，竟然已经四点了。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这个男人……缺乏沟通能力，想法单纯幼稚，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的情绪表达毫不修饰，虽然大我四岁，却可以说完全和社会脱节。

"总之，就等吧。"说完，他怅然地坐了下来。

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绪方还没回来。真介如坐针毡，简直快要哭出来了。

糟糕！今晚的约会。从一个月前，就满心期待今天的到来。照这样下去，肯定赶不上了。

他妈的。哪天不挑，偏偏挑今天。手指已经不耐烦地在桌上敲个不停。这样的工作又不能随便敷衍了事，再怎么说，也是决定他人命运的一环。

再看一次时间，四点十二分。真介快吼出来了。

20

喂！绪方先生，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第21节：炒鱿鱼面谈官(21)

耐性已经到了临界点，真介转头正想请川田打个电话去人事部问问看，这时门打开了，是绪方。

真介马上起身，大叫起来："您这样岂不是让我为难吗？话谈到一半，突然就不见了人影。"

"对不起，不好意思。"应该是跑回来的吧，他气喘吁吁地回答，"可是不能不去。"

"嗯？"

绪方手上抱了一个红色的大圆盘，好像很宝贝似的，直径差不多三十公分，厚度大约十公分左右。

"那是什么东西？"

"我试做的样品。"绪方兴奋地回答，"不过，里面的芯片状况还不是很好，我刚刚就是跑回去修正，才会迟到。"

真的是被打败了。如此重要的面谈，他竟然可以这样……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那我们可以继续刚刚的话题了吗？"

"请等一下。"

绪方极为谨慎小心地把那圆盘放在地上。

"你看！这是我花了一年的心血开发出来的产品，是一件空前的杰作。如果可以在市面上公开贩卖的话，一定会热卖。"他边说边打开圆盘中央的白色开关，"这么一来，我们公司就不必进行什么裁员计划了。"

那个圆盘响起一阵马达声，开始在地上转来转去，前、后、左、右，所到之处洁洁净净的，看起来是一台小型的吸尘器。圆盘在碰到墙壁或桌脚之前，会自动转方向，应该是靠雷达控制吧。

可是真介认为，这只不过是个电器产品罢了。类似的商品，好多年前就已经上市了。这种商品又能和玩具制造商扯上什么关系呢？

仿佛看穿了真介的心思，绪方又说："这是为生活在大都市、单身而寂寞的人做的。我为它取了一个名字叫"裁员君"。"

"啊？！"

真介满头雾水。绪方按下手中的遥控器，结果圆盘表面有一块白色透明的部分，开始闪起红色灯光。

"锵！锵！锵！锵！"

应该是底部装了喇叭吧。

"恰！恰！恰！锵！锵！巴、巴啦！锵！锵！"

音乐听起来有点诡异。

灯光变成绿色。

"嘿！"

"呀！"

"豆！"

歌曲中穿插着朝气十足的口号。同时吸尘器也没闲着，到处乱转。

灯光变成了蓝色。

"搞什么鬼？炒我鱿鱼？"

接着，变成小孩的声音。

"不会吧……我可是很认真地在工作哟。我超爱我的工作。"

蓝色变紫色。

"把不要的东西都吸光光，就是我的工作。我是裁员君。"

灯光再变为黄色。

垃圾小子们，打起精神吧。只不过是这里不再需要你们罢了。

"就算是一坨大便也有养分，能让花朵绽放。"

"意志消沉的时候，就喝杯牛奶吧。"

第22节：炒鱿鱼面谈官(22)

小孩高亢的声音不停地唱着，真介已经听傻了。

"根据使用者的心情，总共有十种版本可以用。"

绪方兴致勃勃地操纵遥控器。吸尘器底部又传来小孩的歌声。

你真是一个天才。工作表现一级棒。

啊，真是了不起。

肚子饿了没？去吃饭吧！

要吃汉堡？还是咖哩？

看着唱个不停的吸尘器，绪方脸上洋溢着光彩。

"怎么样？很有趣吧？"他转过头对真介说，"在这种不景气的时候，最适合孤单无助的上班族了。一定会热卖的。"

"啊？"真介茫然地点点头，再看看时间。

已经四点半了。为了今晚还特别开车过来，从这个琦玉县南部要到市中心，应该会遇上大塞车吧。

"喂，你觉得呢？"

呜……真介心里又急又无奈，好想哭啊。头开始痛了。

21

这家伙搞什么？

阳子已经气得快冒烟了。

一个月前开始，就一直记挂在心上的约会。不，正确地说，根本算不上是约会，是那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一厢情愿寄来的信，还有一张演唱会的票。

犹豫着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昨天深夜总算做出决定。

既然人家极力邀请，就要做好万全准备赴约。一大早起来，泡澡、刮腿毛，挑一套满意的衣服，才到公司上班。为了赶得上演唱会，忙到中午连饭都没吃，只胡乱吃了两口零食。

五点前就先打了卡，离开位于品川的公司，前往原宿拜访客户谈点事。结束访谈的时间比预期的还早，于是搭上地铁前往ACT剧院，结果还不到六点十五分就抵达约定地点了。

虽然门票上注明六点开始入场，但是入口大门还关着，可能是音响或照明设备还没架设好吧。大厅里早就乱哄哄地挤了一大堆人，差不多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情侣。入口前的人群也越来越多。

在那一群人当中，寻找那个男人--村上真介--的身影。

既然是他先约我的，应该比我早到吧，大概一下班就直接过来，所以是穿西装啰。在大厅找了一遍又一遍。

没有看到。

可能是因为人太多，黑压压的一片不好找。不然，就等他来找我也行。

怎么还是没看到？距离开演时间不到十分钟了，难道他打算最后一分钟才来吗？阳子已经开始有点儿不耐烦了。

六点二十分，大门总算开了，她几乎是被蜂拥而至的群众挤进会场的。开演前的背景音乐简直震耳欲聋，好吵。阳子一边忍耐一边找座位。有了，中间第五排的Ｇ，位子不错，和舞台的距离不会太近或太远，对乐团成员的举手投足都能尽收眼底。她稍稍觉得满意了点儿，坐了下来。

六点二十五分，背景音乐声越来越大，照明灯光也缓缓降下，四周的位子差不多都坐满了，阳子左右两边的Ｈ和Ｆ还空着。她心中记挂着，待会儿村上来的时候不知是坐左边还是右边？自己该靠近哪边扶手才对？突然，背后传来刺耳的娇嗲声，听起来就像骚货的那种笑声。和她对话的男人，声音也是龌龊粗俗的感觉，让阳子很不自在。

第23节：炒鱿鱼面谈官(23)

看一下手表，已经六点二十七分。

真是……那个男人到底在干什么？他是怎么打算的？再不来，演唱会就要开始了。难道是故意迟到吗？

其实，阳子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她自己也知道，通常越是小心的人，越容易发怒，因为他们会在心里假设很多最坏的状况，以至于情绪大受影响。阳子现在就是这样，越来越焦躁不安。

只要一有人走近，她就满心期待地抬起头来，然后又大失所望。有一对手牵手挤进来的情侣，走到阳子旁边停下来。这两人差不多才二十出头吧。

那个小伙子身穿"I LOVE TOKYO"的T恤，他瞧了一眼E和F的空位，对穿着白色无袖上衣、有点丰满的女朋友努嘴说："你坐那大婶旁边吧。"

啊？以为自己听错了。大婶……是在说我吗？

22

结果，阳子没被炒鱿鱼。人事部前的布告栏上贴着一张离职员工名单，那里面没有阳子的名字。如同那男人所说，这是老板最后的裁决。

那群炒鱿鱼株式会社派来的家伙，也由公司撤离了。

但是阳子却没有特别感到开心。一方面是因为差点儿被炒鱿鱼的那种屈辱，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所属的部门将被合并。当初铁了心打算离职的时候，过去那种为公司打拼牺牲的热情就已经完全冷却了。

所以现在的心情出奇地平静，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没错，公司又不是只有一家。目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完成手上这个企划案，在业界累积一些实力，想必还有机会可以开创新的格局。

不过这几天，阳子有些心神不宁。

还不都是因为那个混账东西。上星期五，在公司收到一封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明阳子所属单位名称和她的名字，看得出是男人的字体，但并没有署名寄件人，显然和业务不相关。阳子满心疑惑地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封折好的信和一张票。

是演唱会的入场券，地点在赤坂ACT剧院，不过是阳子没听过的演唱团体。

到底怎么回事?

把信打开来，才看了第一行，阳子就赶紧抬头瞄了一下四周，然后松了口气--还好，没人看到。在这里不行，应该到没人的地方再看。她慌慌张张地把信和入场券塞进口袋，出了办公室，直接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锁上门之后才安心地拿出那封信继续往下看。

您好：

我是村上。上次的事，真是很抱歉。

为了向您赔罪，好不容易买到这场演唱会的票，不知您是否愿意赏脸?

如果您不方便前来，这张票就随您处置，不管是撕掉或卖掉，我都没有意见。而且我也不会再打扰您。

总之，若是能和您共同欣赏这场难得的演唱会，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第24节：炒鱿鱼面谈官(24)

最近天气变化多端，早晚特别凉，请多保重。

村上真介敬上

她愣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家伙在搞什么鬼？

她觉得一肚子火儿。

脸皮也太厚了吧？这个男人到底知不知道羞耻啊？被我打了两巴掌，还好意思要和我再见面，把我当成傻瓜吗？

阳子越想越气，顺手就想把信和入场券撕掉。可悲的是，基于女人的天性，不由自主地看了票价，上面写着一万零五百元。

她犹豫了起来。如果只是为了耍我的话，好像犯不着花上二万一千元买两张票，自找麻烦吧？

他是认真的吗？

结果，把信又放回口袋，回到自己的座位。

那天晚上回家之后，她考虑了很久，上网查了一下那个乐团的资料。"Nasty Kids"，直接翻译的话，就是龌龊小子。简直令人喷饭，这不是在说他自己吗？难不成，这也在他的算计之中？

眼前又浮现出他那油头粉面的样子--嗯，很有可能。

根据雅虎上面的资料，这是一个R&B的五人乐团，出过的专辑都由博多的印度音乐（Indies Music）公司发行，而且只上过广播节目。的确是狂热分子会为之疯狂的乐团。

顺便上网查了一下当天的票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已经飙到四万五千元了。

关上计算机，阳子大大叹了口气。

23

会议从下午开始。

玩具制造商Bakara第一阶段的面谈，昨天全部结束了。今天中午之前，真介和其他同事必须把面谈结果整理出来，准备下午在会议中

提出报告。

会议桌呈ㄇ字型，老板高桥坐在最后方。两旁的员工轮流向他说明昨天的结果，以及愿意接受劝告自动离职的人数。

老实说，这种会议每次都让真介觉得很郁闷，因为总会有一两个同事得意扬扬地报告自己的"丰功伟绩"，真介听来却不舒服。虽然明知道以自己的立场没有资格提出任何批判，但总觉得像这样齐聚一堂，眉飞色舞地讨论又砍掉对方公司多少员工，实在残酷到让人无法承受。

昨晚入睡前，她淡淡地说，如果手上这个企划案成功的话，就要开始找新工作了。

真介有点讶异："你没被裁员，为什么要辞职呢？"

她笑了笑，回答："对公司那种执著、认同的心意，似乎一旦受了挫折就再也无法挽回。而且就算继续留在这样的公司里，大概也不会有什么美好的将来吧。"

的确，从这家建材公司的现况来看，她现在所在的营业企划推广部，应该不会有什么美好的未来了，因为该部门的员工差不多都要被解雇了。

可是话说回来，让她落入这个下场的刽子手，不就是自己吗？

第25节：炒鱿鱼面谈官(25)

真介觉得有点尴尬。

不过，她看着真介说："别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又不是你的错。"

被她这么一说，村上觉得胸口热了起来。低下头来搔她痒，弄得她身子扭来扭去，咯咯笑个不停，想要躲开。

他知道自己是受了恋爱的影响，但还是不禁陷入沉思，在这众多被裁员的对象之中，有多少像阳子一样的人呢?

"真介。"

一瞬间，反应不过来。

"喂！真介。"

他这才回过神来，看了一下四周，会议室中的每个人都盯着他看。

高桥有点不太高兴："这么重要的会议，你在发什么呆？换你报告了。"

真介慌乱地看着资料，好不容易把心收回来，开始报告。

真介负责的部分有三十人，其中七人愿意自动离职。以目标值来说，达成了三分之一，以第一阶段的成果而言还算过得去。

但高桥眼睛盯着真介提供的数据问："你觉得，这个叫绪方纪夫的怎么样？"

提到这个人，可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像他这种怪胎，恐怕是真介从事这工作五年来所见过的最特别的人。

绪方纪夫嘛……真介不知为何有些手足无措："您的意思是--"

高桥突然抬起头，看了真介一眼。他脸上一闪而过的微妙表情，真介心里有数。想必老板也感到奇怪吧，因为自己从来不曾用过这种反问的口气跟他说话。

不过，高桥并不追究，而是单纯针对问题的核心提出看法："在你负责的案子当中，这个绪方的薪水特别高。但是以一个产品开发者来说，他这几年来对公司的贡献，却只达到新进员工的标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

24

职位高，年纪大，越是负担沉重的，越是公司亟欲裁撤的对象。一样是节流，拿这些人开刀对公司来说不仅有利，也可作为其他被列入裁员名单者的模板。

"可是这位绪方先生，在第一次面谈时，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同意任何一项自动离职的条件。只要提到离职的事，他就坚决抵抗。"

"想办法说服他。这是你的工作，不是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你能具体说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坚决抵抗吗？"

真介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据实回答："例如突然哭得很大声，一边哭一边抗议公司处置方式有问题，完全不在意地旁边还有一位女助理在场。"

同事们听了也都议论纷纷。虽然偶尔有男性职员会哭，但旁边有女性在场却能毫不在意地大声哭出来的，恐怕不多。

高桥沉吟道："也就是说很难搞对吗？"

很难搞……是难搞吗？好像哪里不对劲，却又说不上来。于是真介只好回答："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

第26节：炒鱿鱼面谈官(26)

然后，高桥望着真介说："唉，这些搞创意的就是这样。"

真介不禁盯着老板看，这样的回答实在温和得出人意料，但真介觉得他这话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从事创意工作的人因为不善与人沟通所以难搞。

正想问个清楚，结果高桥已经做出结论："总之，在第二阶段面谈告一段落之前，还是由你负责。到时候，如果你的成绩不能达到标准值的话，再由我来接手。"

隔周的星期三，上午八点。

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连续三天都要进行第二阶段的面谈。

到昨天为止，又有三人愿意在半年之后自动离职，算是达到标准了。所以今天早上稍微松了一口气，前往川口市的Bakara。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善后，剩下的那些人辞不辞都无所谓了。

一如往常，开始面谈之前先到人事部去。以真介为首，共有五名面谈官和人事部长在会议室里，一起针对今天的面谈对象做讨论。

真介坐下来，看了自己的工作表：中午之前有两位，营业部的小仓和黑田；下午有三位，总务部的山下、满田，还有开发部的绪方……又是那家伙。

轮到真介的时候，人事部长说："对了，村上先生，最后那一位叫绪方的，就不必再谈了。"

"咦？"

"其实昨晚，开发部那边有人来过了，因为绪方毕竟曾经有过优异的表现，希望我们能让他留下来。"部长继续说，"而且，到昨天的第二次面谈为止，差不多已经达到这次预计裁撤的人数，光是开发部，就裁了不少人了。"

据说事情是这样的--上星期面谈结束之后，绪方就直接去找开发部长。他表示，即使是减薪、降职都无所谓，无论如何希望能让他留

下来，因为他太爱这份工作了。接着还是一样，不顾一切地号啕大哭。

结果开发部长好像也拿他没辄，只好和人事部长商量，下一次开始薪水减少二成，职位由研究主任降为研究员，才把事情搞定。听说绪方虽然受到这种处置，还是每天高高兴兴地上班。

是这样的吧，真介心里想，绪方应该就是那种只要能做自己想做的，就可以得到满足的类型吧。这样的人，其实很幸福。

会议结束，真介前往面谈室的同时，脸上还带着笑。

25

正好是上星期三吧，当老板问到绪方的事，自己突然觉得手足无措，并不是因为自己无法对他循循善诱，也不是因为自己无法了解他的行为举止，更不是因为担心自己无法达到业绩标准。其实是因为发现了一件事。

自己真正恍然大悟的那一刻，是上星期六在新宿二丁目的路口，一辆机车喷着二行程特有的白烟由眼前呼啸而过。那是SUZUKI的RG GAMMA 400（铃木战马），重一百五十公斤，超过八十匹马力、四汽缸的二行程引擎，高扭力特性，没有比这个更难驾驭的了；速度超快，在所有速度超过二百五十公里以及瞬间加速（时速由零到一百、一百到一百五十公里）表现的领域之中应该是所向无敌的吧。

第27节：炒鱿鱼面谈官(27)

可是不管它的性能多优越，都需要懂得驾驭的人。在二丁目路口看到的那个机车骑士，显然是被车牵着走，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危险的了。

真介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他以前也骑过这种车。

足払，位于北海道的北部，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乡下地方。

真的是什么也没有。

少年时期唯一的乐趣，就是夏天到野外游玩。也正是在那时候第一次看见，鄂霍次克海沿线的国道二三八号上，一群群的机车族。这些成群结队翻山越岭的越野机车族，由北到南、由南到北奔驰。

孩子们都认为这些人是由内地（本州岛地区）来的，短暂的夏天里，沿路发出震天响的排气噪音，潇洒地离去。速度好快，模样真是酷啊。

当时的真介，就只能远远地望着他们，心中无限憧憬。当他一满十六岁，马上去考了驾照。在加油站打了半年工，用赚来的钱买了一辆中古的KAWASAKI GPZ 400，花了二十五万。第一次骑上那辆车的感动，至今仍记忆鲜明。

时速七十公里--

觉得和风融为一体，仿佛进入了异次元。

时速一百公里--

大气中的细小微粒，几乎要穿透他的胸口。

时速一百二十公里--

完全失去重力的感觉，身子变得轻飘飘的。

时速一百四十公里--

过去十六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眼前一幕幕闪过。

时速超过一百六十公里--

多余的东西似乎一一消失不见，产生了错觉，远处的路标竟然慢慢向自己靠近。一瞬间，像是有了神的指引，眼前闪过一道白光。

人车一体，带来的是无上的兴奋感，所以真介总是骑到夜幕低垂才肯罢手。

乡下地方的高中生，个个年轻气盛，马上就找到许多同好。他们在车流量不高的大马路上竞速，真介是最快的一个。他们也和来到附近露营的车队比赛，结果一点儿也不逊色。

"你骑得很不错喔。"

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别人这么说了。

他想要骑得更快。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有些幼稚，但或许正因为如此而让他的小小心愿发了芽。

26

厚厚一大本资料，是一个星期前拿到的，这次提出委托的是HIKARI银行。关于这家银行的基本概要，在两个星期前开会时就有初步的了解。没记错的话，好多年前也在报纸上看过关于他们的报道。

过去的大财团安井银行和三友银行合并之后，一举成为国内第二大集团。合并时的出资比例是安井51%、三友49%，资本额五百二十亿元，总资产九十三兆五千七百万元，员工两万四千人，自有资本比率占10.9%，达到国际统一基准。

真介公司这次负责删减的对象，是这家银行的电汇部门员工。光是这个部门的员工就有两百多名。

第28节：炒鱿鱼面谈官(28)

进一步的资料，五天前老板高桥已经说明过了。

高桥在会议中说："银行，尤其是都市银行等级的，通常要裁撤员工的话，会在自己内部作业，有时候还会成立专责部门来处理这些问题。"

说完环顾了一下在座的每个员工。

"这样说或许有些不恰当，但合并后有许多部门的人员就变成了多余的。他们大多是一些三四十岁的男职员，银行合并后就失去原有的职位，可以说是人事斗争下的被害者。而新成立的人事部门里，混杂了安井银行和三友银行的老员工，难免会有派系的问题……"

接下来的内容，真介不用听也知道。

也就是说，如果让合并后的人事部门处理裁员工作，负责面谈的人难免会受到派系的影响，宽待自己人，挑剔其他人，借以巩固并确保自己在公司的地位。为了防止这样的弊端，再加上老板高桥的说服力，裁员的重责大任于是交给了真介他们公司。事情的始末大致上就是这样。

明天将展开电汇部门第一阶段的面谈。裁员名单共一百二十名，炒鱿鱼株式会社的工作就是在第三阶段面谈之前裁掉其中的六十名。真介负责面谈其中的二十名。

进浴室洗把脸，真介拿起桌上的活页夹，点了床头灯，钻进被窝里翻看着数据，又叹了一口气。

想着明天的面谈工作，稍稍振作了一点。

毕竟这次的客户大有来头，员工人数超出真介公司一千五百倍，资本额则是三万倍以上。以一般世俗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大银行算是社会的中坚。如果这次的案子成功了，对公司的名气、社会信用提升都有相当的帮助。虽然真介不是老板，但一想到公司可以因此信用增加、经营稳定，也不禁兴奋起来。

可是，让他叹气的另有其他原因。

现在真介的手停在数据中的某一页。

其实，他在办公室里第一次看到这一页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知不觉就停了下来。

那份履历的右上角贴了一张似曾相识的照片。视线移到姓名栏，上面写着：池田昌男。好像在哪里听过，不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应该是很久以前见过的吧。再继续往下看，出生年月日，和真介同年。大概是学生时代认识的。看了学校经历--一桥大学经济系毕业，北海道足払高中毕业。

真介总算想起来了。

27

到这个部门差不多一年了。

这里死气沉沉的，池田觉得自己也快跟着腐败了。

池田昌男，隶属于HIKARI银行总行电汇部北美课，担任西部时区主任，主要工作是负责处理由纽约、达拉斯、洛杉矶、蒙特利尔、温哥华等北美地区送来的英文资料，再配合东部、中部、西部各地的标准时间，当天之内汇款给对方银行，或是接受对方汇款，其他还有调整当地剩余资金或海外资金准备工作等附加业务。

第29节：炒鱿鱼面谈官(29)

说到这份工作，昌男只有苦笑。

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需要专业、充满国际色彩的部门。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只要具备基本的英文读写能力，能够大概预估账簿上的剩余资金，谁都有办法胜任这份工作，至少昌男是这么认为的。例如现在手边这份课长交代下来的资料，国内某企业开出一张三百万美金的支票，后天要兑现，所以必须通知西雅图分行准备款项，再确认总行的准备金是否足够。做完这些，上午的业务就算大致完成了。

"池田主任，这份数据该怎么处理呢？"

邻座一位入行才两年的女职员提出疑问。他看了一下之后，给予适当的指示。这时候，北美课的课长刚从十楼回来。

十层有大大小小好几个会议室，今天开始，那里要当做面谈室。课长叹了好大一口气，在自己位子上坐下。油得发亮的眉头紧紧皱着，挤出几条深深的皱纹。看他的样子，谁都猜得出面谈结果如何。他在神田支店担任支店长时曾收受贿款，还和往来客户的老婆有一腿。昌男隐忍着笑，因为他最讨厌这个上司。

课长之后，轮到隔壁的主任要去面谈了。他重新打好领带，往门口走去。

主任比昌男早两期，平常是稳重和蔼的前辈，可是只要一喝了酒，就会完全变个样。当初在大宫支店负责对外招待时，曾经有好几次失态，所以才会被转调到这里来。他现在也准备去十楼了。

"喂！池田。"部长在叫他。

昌男边回答边站了起来，走到最后方的部长办公桌。

部长桌上有一杯茶，还在冒着气。他和平常一样双手拿着报纸，边看边问："池田，上星期叫你做的准备金申请书，进行得怎么样了？"

"报告部长，我做完初稿之后，就交给行政组去做正式的书面资料了。"

他偷偷瞧了一眼部长的桌面，有一份看起来很眼熟的数据，就放在部长批阅过的那摞文件最上面。

部长这时才抬起头来，瞪着昌男说："我知道。可是我既然指派你去做，你就应该全权负责，亲自完成之后直接交来给我才对，不是吗？"

--你说的那是什么话？你这家伙！

28

星期四下午。昌男敲打键盘的手停了下来，看看手表。

三点五十五分。

差不多了。昌男前面那个人，隔壁的中南美课长，差不多要回来了。

四点之前，那个课长回来了，默默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办公室，坐下来的同时，稍微叹了一口气。才不过一个钟头不见，眼窝就陷了下去，想必被逼得很惨吧。

课长抬起头来，看着昌男，虚弱地对他笑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池田，换你了。"

第30节：炒鱿鱼面谈官(30)

昌男静静地点点头，站了起来。

"池田先生，要加油喔。"对面的佐藤妙子小声说。

他点头回礼，心中觉得似乎哪里不对劲儿。经过了办公室走廊，按了电梯。"叮"的一声，门开了。进电梯，按下十层的钮，门关了起来，开始启动。

"池田先生，要加油喔。"

想着刚才佐藤说的话，池田一个人笑着。

--叫我加油，是要我奋力抵抗不被炒鱿鱼吗？就算勉强留下，我还会有光明的未来吗？当然，他非常清楚佐藤是在为他担心，可是却因为她的一番好意而感到郁闷。

我真的这么想留下来吗？似乎该是放手的时候了。但是放手之后的自己，又该何去何从呢？

几乎很少有银行同业会召募二度就业的人才，就算有，也很难找到昌男曾经做过的职位。担任银行重责大任的，多半是一手栽培起来的员工。怎么想，就是没有容身之处。当初被调到电汇部门时，迫不得已骗了彰子，说那只不过是为了让他熟悉各部门业务的轮调。

"如果不是一个真心喜欢自己现在工作的人，我想，我也没有办法再跟他继续在一起。"

她现在或许还以为昌男在工作上是干劲十足的吧。

他没办法说出真相，于是拖拖拉拉将就过了一年。

结婚当时买的公寓还在贷款。虽然泡沫经济之后，薪水大幅缩减，但是银行业的待遇和其他行业相比，还是好多了。昌男三十三岁了，年收入大约有八百五十万。假设要到其他行业去求职，而且又是二度就业的话，薪水肯定不会太多。万一发生什么事，可是会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无法生活。终究还是不敢轻易跨出那一步。

电梯突然震了一下，十层到了。昌男经过走廊，走到尽头有一个小会议室，他在门口停了下来。轻轻叹口气，敲了门。

"请进。"门后传来模糊的应答声。

他转动门把，开了门。

"打扰了。"说完抬头一看，是一个年轻男子，坐在桌子后方。应该就是负责面谈的人吧。无论穿着或发型，看起来都比自己年轻一些。他旁边还坐着一个女人，是助理吧，也很年轻，看起来差不多二十出头。

昌男竟然有点被羞辱的感觉。

搞不清楚是哪里冒出来的奇怪公司，而且，还派了一个这么年轻的面谈官要炒我鱿鱼。想必是银行方面不择手段要裁员，故意用这种方法来践踏我们的自尊吧。

对方站了起来，看着昌男，轻轻点个头。

29

"您是池田先生吧。百忙之中，要您抽空过来，真不好意思。"他说，"来，请这边坐。"

嗯，看不出来还挺有礼貌的，说话的语气和腔调也还可以。

只是，看着他说话的姿态、表情和声音……不知怎么说，就是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

第31节：炒鱿鱼面谈官(31)

一边想一边坐下。对方也坐了下来，再次看着他，又说："今天由我为您服务，我叫村上。"对方脸上浮现笑容，"您要不要喝个咖啡或是什么，还是……"

对方接下来说了些什么，昌男根本没听进去。

村……上，村上？曾经在哪里听过？他拼命在脑海里寻找线索，又看了一次对方的脸，那张俊秀的脸……记忆慢慢重叠，一瞬间，谜底揭晓。

啊！

因为太过惊讶了，昌男差点儿从椅子上跌下来。

村上！村上真介！

"……您还是要红茶呢？"村上盯着昌男，重复说了一次。

这家伙。

这家伙应该认出我了。没错，绝对没错。他负责炒我鱿鱼，当然看过我所有的学校经历和个人数据。

他羞得涨红了脸，甚至觉得有些气愤。

他完全想起来了。这家伙，高中的时候不怎么用功，整天就骑着一辆机车绕来绕去。别说是暑修或是课后辅导，就连校内活动、运动会之类的，也很少出席。虽然不曾搞出什么乱子来，但对于他偷偷瞒着校方骑机车的大胆行径还是时有耳闻，结交的朋友大多是其他学校骑车的小子，总之，也算是班上的问题人物吧。当时，昌男和学校的老师一样，总是斜眼看他。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到了高三那年的夏天，他突然疯狂用功起来，来年一毕业就考上了筑波大学，让昌男也不禁啧啧称奇。差不多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刚成为社会新鲜人没多久那段时间，有一次回老家，才又听说他故态复萌。

"村上家那个小子，好像还没找工作，整天就骑着车在那里晃荡。"

"村上？哦，你说他呀。是啊，到现在还游手好闲，不知道在想什么。"

昌男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回答了："咖啡。"

一杯咖啡马上端了上来。

"那么，池田先生，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村上看了一眼桌上的数据，开口说话。昌男远远地窥视那份资料，右上角还贴着自己的大头照。他开始觉得畏怯，高中时代表现得比自己还差的这个家伙……昌男心虚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相信您已经知道，贵公司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裁员计划。池田先生，据说您所属的部门，今年度预计裁减三成人员，而且势在必行。"村上微微笑着，用很老练的口吻说。

看到他若无其事的样子，昌男更觉得气愤，青筋都浮起来了。

去你的！什么"池田先生"、"相信您已经知道"，说什么屁话。这家伙一定在心里窃笑，把我当成傻瓜，等着看我的笑话吧。

昌男不禁脱口而出："所以打算叫我走人，是吧？"

30

"你未免也管得太多了吧。"昌男发现自己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发抖，"再说，为什么我的问题，需要你这个外人来插手？"

第32节：炒鱿鱼面谈官(32)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村上爽快地回答，接着又说下去，"请您别误会，我并没有任何贬低您的意思。只不过，在我面谈的时候，总希望为对方的未来发展也尽一份心力，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职业道德。对于您，我也是一样的。到底什么才是最佳的选择？以您为例，您过去在企业征信调查部的优异表现，非常难能可贵。而且在您任职期间，也从未发生任何过失。"

"……"

"但是，恕我不客气地说，您在合并后被调到这部门来，根本就像被打入冷宫一样。与其说是您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整个企业制度的问题。要想重新回到您当初大显身手的地方重振雄风，恐怕比登天还难。

"若是您对于现状感到满足的话，我也不会再多说什么。只是照这份资料来看，您当初进入企业征信调查部并非偶然，而且对这工作充满了期待和热情，甚至可以说是为了这个职位才选择进入银行工作的。然而现在的您，却迫于现实，必须任由这无聊的部门和工作剥夺您的人生。"

"……"

"因此，要说您对于现状相当满足，并且对将来充满期待，我个人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的。您觉得呢？"

昌男一语不发。

如果说，叫昌男走路是村上的最终目标，那么他对于昌男的现况及心理状态已经掌握了七八成。想必下过一番工夫搜集了很多资料。

昌男觉得这样才叫做敬业，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态度。

虽然不太愿意承认，但当他这么想的同时，其实已经对这个同学感到有些佩服了。

不过，他又连忙提醒自己，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千万别上当。

其实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却也因此让昌男更难以承受。

"或许真的如你所说的也不一定。"昌男虽稍有让步，还是拉不下脸来，"可是这社会上，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很多人都耐着性子度过每一天。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结果村上只是淡淡笑了一下。

"很抱歉，我现在说的不是其他很多人。"村上不客气地回答他，"而是池田先生您本人，对于自己的现状有何看法？请不要模糊了焦点，这对您并没有任何帮助。"

没错，的确是如此。这次真的是因为羞愧而满脸通红，刚才自己只是想蒙混过关吧。

昌男闷不吭声。

两人沉寂了好一会儿。

昌男发现，邻座的助理看了村上一眼，村上也对她轻轻点了点头。接着她手上拿了份文件，绕过办公桌向他走来，停下脚步，将文件递给了昌男。

"这份文件里，详细记载了刚才我为您说明的各项离职优惠条件。"村上开口说明，"无论您接不接受，都无须当场答复。因为您或许还需要和家人商量，所以就当做是您的参考数据。"

第33节：炒鱿鱼面谈官(33)

之后，他又不厌其烦地说明了一些离职的相关事项，第一次的面谈就算结束了。

31

"大致上就是这样了，您意下如何呢？要马上做决定吗？"

"不。"昌男勉为其难地回答，"我现在无法决定。"

村上用力点点头。

"那么，我们就把您的答复和离职条件的协调事宜，安排到下星期之后的第二次面谈啰。"

昌男点点头。他现在也只能点头了吧。

最后，村上对他行了个注目礼。昌男也以相同方式回礼，然后站了起来，转头走出房间，一手拿着文件，慢慢地走在幽暗的走廊里，进了电梯，回到办公室，坐了下来。

"池田先生，怎么样了？"佐藤妙子马上表示关心。

"您该不会答应了吧？"

昌男点点头："是还没答应。不过下次还要再面谈讨论离职条件的问题。"

"离职条件？"佐藤妙子稍微皱了皱眉头。

她靠过来小声地问："难道您已经考虑要离职了？"

到底如何呢？昌男自己也搞不清楚，想要先冷静一下，再想想看。

不知道自己在裁员候补名单中到底排在什么位置，所以很难做决定。如果知道是前几名或后几名，就能作为参考。昌男认为，即使辞了这家银行，彰子应该也不会离开吧。但是不管辞或不辞，在和彰子谈论这件事之前，都应该先了解一下比较好。

一想到这里，昌男就开始坐立难安。偷偷瞄了一下手表，还有五分钟就五点了。十分钟前才离开面谈的地方，自己又是今天最后一个

接受面谈的员工。那间面谈室大概已经没有人了吧。

"不好意思，我有事要离开一下。"昌男对佐藤妙子说完后，立刻走出办公室。出了总行大楼，他在往东京车站方向大约五十公尺左右的地方找到了村上。因为刚才他到面谈室一看，早已经收拾干净人去楼空。于是他匆匆忙忙搭乘电梯，朝大楼入口处跑去，直到走出门口四处张望，才发现他们的身影。

丸之内线的东京车站入口处。

村上刚和助理互道再见，昌男等到那助理完全消失在地下道入口，才出声叫住村上。

"请、请等一下。"

实在很难堪。怎么会是在这儿，用这样的声音叫住自己以前的同学呢？主要也是因为两人在高中时期，并不是那么有交情吧。

村上回头看了昌男，他没有说话，也没有惊讶的样子，只是侧着头，嘴角微微上扬而已。过了一会儿，才说："有什么事？"

昌男竟有些退怯，但还是鼓起勇气继续问："有一件事刚刚忘了问。可以请教一下吗？"

唉，真没出息。

"刚才忘了问，我到底在裁员名单中排名第几？"

村上又笑了："很抱歉，就算真有这样的排名，我也无可奉告。因为这样对其他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第34节：炒鱿鱼面谈官(34)

"不能说吗？"

"是的。"

"无论如何都……"

"不行。"村上冷淡地说，"这是我的工作，不可以偏袒任何人。"

"真的不行吗？"

"真的不行。"

去你的！昌男的耐性似乎已经到了极限。

第35节：炒鱿鱼面谈官(35)

32

是啊，没错，眼前这个粗壮厚实的男人，渐渐和记忆中的身影联系起来。他和村上是同一伙的，也不参加社团活动，整天就跟在高职女生的屁股后面团团转。

昌男脱口便骂："喂！村上！"丝毫不顾旁人目光，怒气冲冲质地问他，"你要消遣人也该有个分寸吧！这种工作上的机密，连我求你都不愿意说的事情，为什么还把你以前的死党也牵扯进来？"

打算两个人一起看我的笑话吗？是不是下次回老家的时候要到处去宣传，说我被人开除了？

不过，还是硬生生把后面的话吞了下去。真要说出口的话，只会让自己更难堪。昌男恶狠狠地瞪着村上。

"哎，别那么生气。"村上依旧是满脸笑容地对他说，"我之前说有件事要告诉你，其实和他有关。"

"什么？"

"就是对你的未来可能有帮助的事。"

结果，在村上及山下的邀请之下，昌男和他们一起到附近的酒吧去了。

"首先，要跟你解释清楚，以免你误会。"走到店后方的座位，山下一边坐下，一边对他说，"我们毕业之后就没再联络了，所以你可能不知道吧。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五菱银行。"

的确是第一次听说。不过他竟然进得了五菱银行，真是让人吓了一大跳。

"我在那里待了八年左右。上次，他找我出来……"山下用下巴指了指村上，"要我跟他说明银行派系的问题，还拿了一份数据给我看，要我判断一下数据上那个人，如果继续做下去的话，还有没有升迁的可能。"

昌男看了村上一眼，村上这时把脸转向另一边吐了一口烟。

"当然，那份数据上并没有以前的学校经历等记录，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是谁。到目前为止，你都听懂了吧？"

"嗯。"

"好。于是我就看了那份数据。老实说，你在企业征信调查部的表现还真不错。可是，银行合并后被调到现在的电汇部门，看起来就是要死不活的样子，可以说前途是暗淡无光的吧。而且，你又是三友派的，基础更是薄弱。"

"所以……"

"所以，我就告诉他，这个人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搞头了。可是，我个人对这家伙，也就是你，在企业征信调查部的表现，相当感兴趣。"

店员端上三杯啤酒。山下喝了一口，又继续说："接下来，就进入主题了。我目前工作的地方是一家以企业合并、收购为主体事业的公司。这家公司叫"Japan Capital"，员工大约二十人。"

昌男越听越感到讶异，不禁点了点头。

"Japan Capital"，以前好像在哪本财经方面的杂志上看过。好像是说，以这样的企业型态能在日本崭露头角，实属难得之类的。而且以年获利百分之三十来招揽投资者，借以募集资金。记得当时看到这么高的获利率，整个人都傻掉了。也就是收购企业之后的来年，股价必须提高三成，两年后要六成，才能确保投资客的获利。在这种苛刻的条件下，据说该公司仍然稳定成长，持续获利。说也奇怪，自己竟然还记得当时的报道。

"这家公司我知道，以前好像在哪里看过它的相关报道。"

昌男这么一说，山下笑得眯起眼来。

33

"那就省得我多费唇舌了。其实我们的业务内容，和你过去在企业征信调查部所做的差不了多少。"

"好像是吧。"昌男听到这里，似乎开始明白山下接下来要说些什么了，"除了募集资金的部分以外，大致上差不多。"

"是啊，这部分确实不同。"山下点点头又说，"这家公司的员工，每个人都是完全独立的个人商店。公司将合乎员工级别的企业个案交付之后，基本上由资金募集到企业合并重组等过程，全由员工个人独自完成。进入公司的头一年就是Grade 1，每两年由老板亲自考核，决定是否可以升级。位阶升一级，可以接手的企业个案规模就大两倍，当然，薪水也会加倍。以我个人来说，我进这家公司第三年了，去年通过审核，现在是Grade 2。当初还是 Grade 1 的时候，年薪是六百万，所以今年的年薪，你应该猜得出来吧。"

昌男点点头。今年是一千两百万吧，如果顺利的话，下一次就是二千四百万。相对而言，手上的案子也越接越大，压力越来越重，绝对不轻松。

难怪山下在说明时，不说"我们公司"，而是说"我现在工作的地方"。越是能够和公司站在同一阵线，就越可以看出那不是一个可以浑水摸鱼的地方。也可以说，有这种自知之明的人，才能在公司生存下去。

果然，山下说到重点了。

"当然不是每个员工都能顺利升级。如果连续两次考核都没通过的话，公司里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除了辞职不会有第二种选择，所以这家公司经常处于缺人的状态。"

至此，昌男已经忘了刚才发脾气的事，只是苦笑着。同时，他也更加确定山下接下来要说些什么。

"说它是一份值得投入的工作，应该不为过。虽然收入也很重要，但那并不是重点。因为收入是你费心经营事业之后应得的报酬，至于值不值得去做又是另一回事了。"说到这里，又看着昌男淡淡笑了一下，"你也做过类似的工作，相信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第36节：炒鱿鱼面谈官(36)

"是的。"这次昌男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

一瞬间，有一种奇妙的感觉--眼前的这两个人，村上和山下，他们高中的时候老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是现在，两人的表情却认真而又充满自信，不可同日而语。工作确实会改变一个人。

山下继续说："本来，我的老板就常提醒我们，如果有好的人才一定要网罗进来。刚好上星期，我看了那份数据之后就印象深刻，而且据上面的记录，这个人……也就是你，又是和我们同一年步入社会，更让我非常好奇。于是，无论如何都要他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结果这个白痴就……"他又用下巴指指村上，"说什么这是业务机密，不能曝光，又编了一堆愚蠢的借口，反而让我更加确定，这一定是我认识的人没错。"

昌男听了也觉得好笑。

"所以我对他说，如果这个人确定要离职的话，一定要让我跟他见个面认识一下。他还是拒绝我了。结果，上星期四不知道他哪根筋不对，竟然打电话告诉我，说那个人其实就是你，还安排了今天的聚会。"

原来是那一天。第一次面谈结束之后，在大马路上起了争执的那天。

昌男不禁转过头去看着村上。村上一脸严肃的样子对他说："只是找老同学出来聚聚的话，立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吧。"

"当天，我马上要他把所有关于你的数据传真过来。"山下接着说，"隔天就去跟我老板谈了。他表示，如果不见面聊聊的话其实很难做决定，可是看到你过去优异的表现，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所以我决定先和你见面再说。说到这里，你应该都明白了吧？我今天就是来给你面试的。"

"我也有件事要说。"村上开了口，"下礼拜就是最后一次面谈了。虽然已经把你介绍给了山下，再说这些好像有点奇怪，可是只要你过得了这一关，依照劳动法的规定，银行方面也不能再强迫你辞职。所以，到时候你可以决定要暂时留下来，或是怎么办，就看你自己了。"

九点过后，他们的谈话结束了。

34

大约有二十公尺高吧。

秋天的阳光透过挑高的玻璃屋顶照射进来。这是设在户外的展示会场"Oasis 21"，玻璃屋顶上有一点点水珠，让整个会场看起来闪闪发亮。

"由我们丰发汽车最近所推出的大型房车Trolle，它的内装设计就如同一艘舒适的游艇，提供您宽广且自在的空间……"一成不变的台词和语气，日出子一手拿着麦克风继续介绍，眼前大约有三十名观众围绕着她，"此外，它的外观也延续海洋的概念，整体呈现波浪般的质感，并有七种颜色供您选择：首先是我们的概念色，海水蓝，还有酒红、英格兰绿、柠檬黄、珍珠白、钛金属黑、浅灰色等等。"

第37节：炒鱿鱼面谈官(37)

说明的同时，单手拿出色板展示给观众看。

"哦--"右半边的听众，发出一阵像是带着揶揄口气的感叹声。这群大叔、大婶一副轻松的样子，用的虽然是名牌，身上的衣服却很不起眼。日出子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们应该是从渥美半岛包车来观光的旅行团，到名古屋一日游，参观一下最近人气很旺的景点，顺便看看这个位于市中心立体公园内的户外展示会场Oasis 21。

日出子心里一边想，嘴巴还是不停地念念有词地说着："为您说明这辆Trolle的规格：排气量4200 cc，引擎使用最新设计的V型八汽缸，马力是……"

喀嚓！

嗯？

日出子没有停止介绍，并且不露痕迹往左手边瞄了一眼。

果然没错。

额头上长了些青春痘的偷拍狂，身上穿着的是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白色网球鞋，手上却拿了一台装有远镜头、看上去不便宜的相机，和没品位的穿着正好成对比。镜头对准的显然并非她身后的车子，而是她的腰部。从下午开始已经站了三小时，穿在身上的紧身裙慢慢地由大腿往上缩。他应该是在等她穿帮吧。

喀嚓！喀嚓、喀嚓！喀嚓、喀嚓！

按快门的声音又响起，而且是连续拍摄。日出子心里实在很不舒服。原本以为这些人早就死光了，谁知道就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阴魂不散。真是令人讨厌的偷拍狂。

喀嚓！喀嚓、喀嚓！

去你的！到底拍够了没？

日出子不慌不忙，迅速把手放在腰部，再偷偷拉拉裙摆。这动作，只有那个偷拍狂才会明白吧。不知道他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还是

怎样，竟然放下了相机。

算你识相。

总算搞定了眼前这个讨厌鬼，可以专心说明下去，但日出子心里那种不满的感觉又慢慢浮现。这样的状况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前开始的。

就算是为了工作，好歹我也已经二十八岁了，为什么非得叫我穿这种短得不行又紧得要命的裙子？并非每个男人都是绅士，穿成这样实在很让人难堪。公司也真是的，叫那个什么服装科长选了这种衣服，到底是搞什么鬼。一样都是女人，难道无法体会在众人面前暴露身体有多尴尬吗？再说，大多数的活动都是在户外举行，无论酷暑或寒冬都得整天站着不停地说话，一整天下来，小腿硬得像石头一样，声音也沙哑不堪，被恶毒的太阳晒得发晕，根本就是在做粗活。

35

更可恶的是，我们工作得这么辛苦，前几天竟然还听说公司方面提出了裁员计划，而且这个星期就要开始面谈了。真是让人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不满。

日出子心中感慨万千啊。然而，这样的辛酸却只能自己一个人承受。

第38节：炒鱿鱼面谈官(38)

因为这是一个出卖梦想的行业。

十年前刚进公司的时候，就是这么被训练过来的。直到今天，日出子依然这么认为--梦想之中，不可以有疲惫或不满。所以，绝不能露出疲态，脸上要随时挂着笑容。

"因此，当车子高速行驶时，依然可以保持平稳，提供您一个安全舒适的乘坐空间。说它是一艘陆地上的油轮，应该也不为过。"

日出子以此作为最后的总结。

"不知各位是否有任何疑问呢？"

刚才的旅行团当中，有一个人悠哉地问道："小姐，请问它的马力是多少啊？"

天哪……可恶……不是刚刚才说明过的吗?

不过，日出子还来不及开口，那名中年男子身旁的大妈就用手肘顶了他几下。

"啊你这样不行啦，都没有认真在听。这个刚刚小姐都已经说过了啦。"大婶一脸得意地说。

--是啊，你说得没错，再多说一点。

"啊……它的马力是4200啦。"

喂……喂……日出子简直快昏倒了。

--你说的那是排气量吧。又不是坦克车或战斗机，市面上去哪里找4200马力的车子啊?

旁边的观众都笑了起来，反而让现场气氛缓和许多。日出子也觉得心情稳定了些。这是一份出卖梦想和气氛的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让客户感受到快乐。

站在中间的一个年轻人开口了："请问一下，这辆新型车在丰发的顶级车款当中，是属于哪一系列的后继车种呢？"

嗯，这是个相当专业的问题，值得回答。日出子稍稍恢复士气，回答道："是的。在我们丰发汽车有四十年历史的Mark Ⅲ车种，很可惜今年春季已经停止生产，作为这款Mark Ⅲ的后继车种……"

向客人说明的同时，日出子发现那年轻人的左后方站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两手交叉在胸前，正在看着自己。看起来差不多三十出头吧，对于他的存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感觉。

她马上就发现哪里不对劲儿了。

今天是假日，可是他却西装笔挺。虽然也有可能是全年无休到处跑业务的业务员，可是为什么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带？而且看起来也不像Oasis 21的工作人员，当然更不是日出子公司的职员。要说他对这辆车有兴趣，好像又不是那么认真在听解说。

到底是何方神圣?

一天要面对数十人，多的时候数百人，而且工作了十年之久，日出子对自己的观察力相当有自信。

"于是，我们开发了Trolle这个新型车款。"她继续回答着。

紧接着在左手边那个偷拍狂的背后，又有人提出问题："这辆车属于丰发汽车的哪一个销售系列呢？"

日出子一边回答，一边偷偷观察刚才那个男人。

第39节：炒鱿鱼面谈官(39)

瘦长的身材，穿上那件三排扣的深色西装，更显得纤瘦，但并不是弱不禁风的样子，看起来对于穿着打扮下过一番工夫。五官的位置适中，算是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他嘴角浮现出服务业特有的职业笑容，有一点牛郎的味道，不过应该不是牛郎吧。总之，整体的感觉算是不错的。

他到底是谁？还是一肚子疑问。

"请问--这辆车的铝合金钢圈或电镀部分的配备是……"

左手边又有人发问。不知是不是因为刚才那个大婶的关系，突然间大家都解除了紧张感，问题多了起来。

"嗯……关于这个部分，请您看这里……"说着，日出了拿起了脚边的资料夹，一边翻一边说明，"也许看得不是很清楚，这里的钢圈有三种，电镀部分有两种，内装的颜色则有五种可供您参考。不过，详细的内容还是要劳烦您前往各销售点询问，我们将有专人提供您更进一步的解说。"

说完，再抬起头时，刚才那男人已经不见踪影。日出子环视会场找了一下，只看见那男人正要离去的背影。

36

星期四。

开始面谈已经过了三天，每天都要负责五个人，而且全都是女性。到今天中午为止，总共见了十二人，吃过午饭后，现在刚谈完下午的第一个。

清一色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单身女性，而且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汽车制造商"丰发汽车"的展示小姐。不论脸蛋或身材，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大多数伶牙俐齿，看起来精明干练。简单来说，正是真介喜欢的那一类型。

只不过，当她们面临真介的劝退时，还是免不了泪眼婆娑，紧紧瞪着他，双拳握紧，双唇颤抖。有些人甚至还会边哭边抱怨。

对这些长期从事展示工作的这些女人来说，要回到一般内勤工作并不容易。虽然公司本身也有调派三十岁以上的员工负责活动企划的转任制度，但这是针对留任者而言。一旦她们被裁员之后，要再找类似的工作相当困难，大概只能到人力中介公司登记求职了。这么一来，不但没有固定收入，还得搬出员工宿舍。

实在是非常棘手。真介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大坏蛋。

即便是身旁的川田美代子也一样。平常不轻易流露感情的她，竟然有时也不禁暗自叹息。或许是因为同样站在女性的立场上，特别能够体会她们的心情吧。

"你看起来有点累。"

真介这么问，她只是淡淡笑了一下。

"是有一点。不过没关系。"

公司大约是两个月前接下这个案子的。一如往常，由老板高桥出面而得到这笔生意。高桥似乎和丰发汽车交情匪浅，这次也是经由丰发的介绍，才认识了隶属丰发旗下、专门负责安排活动展示人员的子公司T Staff的老板。

第40节：炒鱿鱼面谈官(40)

这家T Staff是由总公司的公关部第一营业课独立出来的公司，员工共有六十名，业务内容就是负责丰发汽车的各种宣传展示活动，例如在总公司的展示厅、会议中心举办的车展，或是各经销商主办的活动。

高桥在事前的工作会议中，说明了上述内容之后，又加上几句："相信各位都已经了解了吧？所有的面谈对象都是女性，而且都是条件相当不错的美女。"

他甚至开玩笑说："你们也都还年轻，而且单身的还不少。其中或许会有你们心仪的对象出现也说不定，但是请各位切记，一定要坐怀不乱哦。"

真介和同事们一听，都大笑起来。

T Staff之所以要缩小编制，主要是因为丰发汽车的宣传活动减少了。大约从两年前开始，总公司将各地区销售据点的账目都独立出来，所以各项促销活动不再由总公司进行安排，费用支出当然也是由各销售点自行负责。近来，大家缩减经费，公关宣传活动减少，因而导致这场裁员风波。

在相关业务内容介绍的资料中，有一份是这个月的活动表，里面详细记载了活动举办的时间和地点。真介随手翻了翻，发现刚好面谈之前的那个星期天，在名古屋最热闹的地方有一场丰发汽车的展售会。

他想了一下。到目前为止，虽然面谈过无数家企业的员工，却几乎无缘见识到他们实际工作的样子。其实之前就曾考虑过，如果要深入了解面谈对象的工作内容，还是有必要进行实地观察的。

因此，他特别提早一天前往名古屋，进了饭店，放下行李，就马上向活动会场 Oasis 21 出发。

"好吧。再来……"

真介看了墙上的时钟，下午二点二十五分。接下来的面谈，是从三十分整开始。

"美代，下一份资料。"

"是。"她把今天第四个面谈者的资料放在真介手边。

打开封面，第一张履历表上写着：饭冢日出子。

老家在爱知县濑户市，是以陶瓷器产地而闻名的城市。当地高中毕业后，就以特殊身份进入丰发汽车公关部。她从中学开始就念名古屋市区的游泳学校，高中毕业那年在全国女子一百公尺自由式当中排名第九。所以，一直到三年前为止，在公司除了担任一般的展示工作之外，下班后还得留在公司赞助的代表团里继续磨炼泳技。

关于这部分，T Staff的人事部长还额外提供了一些数据。

据说，后来她因为七年来一直没有杰出表现，加上年纪的关系，离开了代表团。此外，恰逢公关部第一营业课独立出来，展示宣传的活动会场扩及全国，她们出差的次数一频繁，更不可能有时间练习了。

再看一次右上角的照片，嘴角微微紧闭上扬，看起来一副认真的模样。

第41节：炒鱿鱼面谈官(41)

真介在Oasis 21见过她一次。因为事前粗略看过一遍数据夹，所以在现场众多展示小姐之中，认出了几个自己将要负责面谈的对象。不过他并非都能马上就认出来，通常要想好一会儿。

可是不知为什么，唯独这个叫饭冢日出子的，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到底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她长得丑或特别漂亮。以她的姿色而论，在这个美女如云的团队当中，应该算是中下吧。当那个偷拍狂纠缠不清，她故意装作若无其事却又死命把裙摆往下拉的样子，或是听到观众提出奇怪问题时，突然皱起眉头的率性表情……不过，总觉得似乎并非因为她坦率的表现而让真介印象特别深刻。

真介再次认真地看了照片。总算发现原因了，他几乎笑出声来。

是因为她突出的额头--她的额头，由发际到眉毛上方像半颗鸡蛋一样凸了出来，像是在强调自己的存在。

之前和阳子一起看过一出瑞典的电影《Lotta第一次上街买东西》里的小女生Lotta，就是这个样子，看起来很固执，很倔强，又好胜，常常把朋友搞哭。

原来是这样啊。

接着，面谈室的门"叩叩"响了两声。

"请进。"

咦？这声音，听起来蛮年轻的。

日出子心跳无法控制地急速加快。就算对方很年轻，他仍是个专门炒别人鱿鱼的专家，千万不能大意。更何况我根本不想辞职，绝不能输。日出子一边为自己打气，一边故意大声地为自己壮声势："打扰了。"然后走进面谈室。

在国内，丰发生产的汽车数量排名第一，就算在全世界，也以超过八百万台的总生产量排名第二。在日本国内，和Sony或松下电器并驾齐驱，六十年来，无论经济如何不景气，其他同业如何进行大规模裁员，丰发公司都秉持一贯的终身雇用制度及年终奖制度的传统。也因为如此，员工才能安心地为公司全力打拼，让公司不断成长，成为人人称羡的优秀企业。

当年日出子即将就业时，经济已经相当不景气。曾经在全国比赛中表现优异的她，除了丰发之外还有五六家企业赞助的代表团也可以选择。其中，原本有几家公司比丰发还让她心动，但最后听从父母和学校老师的建议，选择了这家让人觉得安心的公司。

记得当时大家都这么说："如果是丰发公司的话，就算婚后还想去上班，他们也会照顾你一辈子的。"

现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家公司到底是怎么了？进公司不到五年，就把整个部门变成子公司，过了五年，竟然劝我要识相点、自动离职。

日出子越想越气。眼前这个男人还在那里胡说八道。

"不知您意下如何？如果可能的话，您是否愿意考虑一下这样的条件呢？"

第42节：炒鱿鱼面谈官(42)

日出子发现自己拳头紧握。

"没什么好考虑的。我现在根本不打算要辞职。"日出子鼓起了勇气，像是在宣誓，而且一开口就再也停不下来，"首先，如果我在公事上有任何过失，或客户对我有负面评价的话又另当别论。但是我不认为我在工作上的表现有任何瑕疵，因为我每次的绩效考核成绩都还不错。您或许并不知道，在这十年当中，我的绩效考核不曾有过A-以下的成绩。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还得要接受劝说自动离职呢？"

难道是错觉吗，为什么竟觉得对方的眼角浮现一丝淡淡的笑意？

"您会如此不满，也是应该的。"日出子还来不及开口，村上又接着说，"不过，以我们的立场而言，只是接受贵公司的委托，优先约谈比较可能考虑上述离职条件的员工。因此，员工的绩效考核或工作表现并非我们主要参考的数据。这也是我一开始就先向您说明那些优惠条件的原因。"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并不想离职。"日出子说，"不管是业绩也好，或个人问题也好，依照你刚才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是我非走不可的理由，对吧？"

一瞬间，两人沉默以对。

"这里有一份关于贵公司员工的资料。"村上打开另一个放在旁边的资料夹，"女性员工的平均年龄是24.3岁，平均工作年资是五年。离职的原因大多是因为结婚。"

这次真的让她火儿了。

"所以呢？"她不禁很冲地回答，"你到底想说什么？"

对方稍稍迟疑了一下。

"这实在是有些难以启齿……也就是薪资的问题。企业经营之中不得不考虑的就是人事费用的压力。饭冢小姐，您是否知道，花费在您

身上的薪资、津贴等费用，在员工当中算是相当高的。这样说或许有些失礼，但实在是因为还有这一层的考虑，所以……"

--没错，真的非常失礼。

39

"可是所谓的绩效考核，不是应该已经把年龄这部分也算进去了吗？"日出子故意强调了"年龄"这两个字，提出反驳，"再说，我得到的绩效评定不就间接证明了我在工作上的表现和应领的薪资是成正比的吗？如果拿了十分薪水，却只做八九分事，那就另当别论了。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光从金额上来做比较。"

这次真的看到了，不是错觉！对方的眼角又浮现出一丝笑意。

已经很久没这么愤怒过了。这家伙，一定是打算看我的笑话。

"总而言之，我现在完完全全没有离职的打算。"

"如果说……假设公司方面认为，已经不太需要您继续在公司服务的话呢？"

突然间，日出子无言以对。这男人，嘴巴怎么那么不留情？难道是现在的人事部长对我有意见？她有点不安，有点退缩。可是应该不会吧。她重新整理思绪之后，又反击回去。

第43节：炒鱿鱼面谈官(43)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开始就把裁员名单列出来，指名劝退就好了，何必让所有员工都接受面谈，根本是劳民伤财。"

村上明快地点了点头。

"确实如您所说。同时，我也充分了解您的意愿。只不过，公司方面在下半季之内要删减三分之一的人力，似乎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因此，只要预计的目标没有达到，您至少还得再接受我两次面谈，请您见谅。"

"不必客气。"

"此外，还有一项讯息提供给您作为参考。假设这次您如愿留了下来，减薪，还有下一季的裁员计划仍会持续进行。届时的离职条件恐怕只会比现在要差，这一点，希望您有心理准备。"

"我知道了。"

接着，旁边的女助理交给他一份文件，上面详细记载了一些有关离职的事项。日出子突然觉得实在是太惨了，明明自己还想继续工作下去，公司却不想要自己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凄惨的事？日出子的眼泪忍不住涌上来。

村上一点儿也不顾及她的感受，开始说明文件上的相关内容。

"像你们这种工作性质，就算继续留在这里，过不了多久还是得摸摸鼻子走人。"

"……"

"饭冢小姐，如果您有这个余力的话，还不如另谋高就，相信会有更好的表现。"

"……"

"即使您勉强留下，今后的待遇不会比现在还好的。"

威胁、利诱、哄骗……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劝我离职。

尽管如此，日出子还是抵死不从。

日出子又叹了一口气。我的人生，究竟将面临什么样的变化?

马路的另一边，天桥的楼梯旁，有一座小小的铜像。不必走近去看也知道，那铜像是一只少了一条腿的狗，是"忠犬沙武"。小时候在图画书上看过，那只导盲犬为了救视障的主人而冲到车子前，因此失去了一条前腿。读到这故事时，日出子曾经哭了好久。

40

在她步入社会工作之前，还一直以为这个故事是众所周知的。有一天和其他县市来的同事聊到宠物的话题时，说到了"忠犬哈奇"。有人自言自语说，好想要养一只那样的狗，日出子也想当然地就说"忠犬沙武"也不错啊。结果大家却是一副茫然讶异的表情。

日出子连忙说："就是那只在名古屋的忠犬啊。你们应该都知道吧？"却引来大家一阵大笑。

隔着马路，远远就能望见那只狗。这只狗最早是竖立在名古屋车站前的，后来因为站前的开发计划，被移到"荣"这个地区来。

忠犬沙武，挺身助人的一只狗。现在被放在这个不太显眼的地方，孤零零地站着，过往的路人也很少注意到它的存在。是否所谓的忠义，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呢?

第44节：炒鱿鱼面谈官(44)

可怜的沙武……想着想着，竟然好想哭。日出子急忙提醒自己，不行，不可以哭。我再也不哭了。

日出子回头叫了蹲在矮树丛边的同事："我们该回去了，走吧！"然后捉住她的手臂，硬是让她站了起来。结果她嘴里不知嘟囔了些什么，就整个人瘫在日出子身上。大概是因为找到了支撑，酒精又在体内发挥了作用，让她意识完全模糊，不省人事。

两个人步履蹒跚地朝出租车招呼站走去，前面有四五个看起来像上班族的男人正往这儿走来，说说笑笑的样子，应该也是刚喝过小酒，准备回家的吧。他们越走越近，走在左边的那个男人抬起头。

日出子一看之下，呼吸几乎停止了。

--是村上！

她赶紧把脸转过去，想往旁边闪开，却突然勾到同事的脚，两个人都绊倒了。

啊！糟糕！感觉柏油路面朝自己撞了过来。

砰！本来想伸出手撑住，可是左手被同事的身体重量一拖，瞬间失去了平衡，跌倒之后还打了个滚。日出子连忙四处张望，只见同事也跌坐在地上。

"你没事吧？"有人靠过来问她。

该死！这个声音我听过。没错，就是村上的声音。不要理他，千万不要理他。日出子慌慌张张拉了同事的手，想要站起来。

不过，村上的动作更快，他已经伸出了右手。就算是拒绝他的帮助，站起来的时候还是会被认出来……真是够衰的。

好吧，听天由命了。她只好抬起头。

果然，村上一脸吃惊的样子。

"喂！村上。发生什么事了？"他身后有人在呼喊，是村上的同伴，大概是其他的面谈官吧。这下可好了，在他们面前丑态毕露，我

们一定会成为众人的笑柄。她好想哭。

可是……

"哦，没什么。"

听到蹲在面前的村上这样回答，日出子心里松了一口气。他看了日出子一眼，又说："你们先走吧，我扶她们起来以后，马上就去。"

"我们也来帮忙吧？"

"不用了，不用。"说完，村上连忙做手势要他们离开，结果后面又传来一阵嬉笑声。

"你可别做什么奇怪的举动哦。"

村上皱着眉头说："笨蛋，叫你们先走，还在那啰唆什么？"

日出子觉得他这样的口气和表情跟原来的形象有点格格不入。

出差的途中，专程为我赶回来的弘彦；一心为我着想，迟迟不敢开口要我继承家业的父母；还有安先生……连那个村上，都说我很迷人。

望着湛蓝的晴空，日出子笑着。

虽然现在面临了一些状况，一筹莫展的窘境也并没有任何改善。但是，有这么多人给我勇气，支持我、鼓励我，如果这样还要抱怨自己的人生不够精彩，是会遭天谴的。再试试吧。

第45节：炒鱿鱼面谈官(45)

人与人携手围成一个圈，无限扩大将自己包围在里面。因为这个圈，才能自由自在，开心悠畅在这人世间。

41

一转眼，竟然已经到了十二月。

将近傍晚时分，真介被叫到老板办公室。

"哦，你来了。"高桥微笑着站了起来，绕到房间中央放置沙发的地方。"这里坐吧。"说着，要真介在沙发上坐下。

这个老板对下属说话时，总是保持了某种程度上的客套。他绝不会用命令的口吻，例如说"坐下"，或是"你给我听好"之类的话。

真介这么想着的同时，在沙发上正襟危坐，开口问："您说有事要跟我谈，不知道是--"

高桥用听起来有些意兴阑珊的口气说："其实呢，我有一个朋友在当音乐制作人……"

原来是高桥大学时代的好友，经营了一家音乐制作公司，目前的规模是员工十五名、资本三千万。这家公司专任的音乐制作人有六名，有两名是公司挑出来的，想解雇其中一个。至于要请谁走路，完全交由真介他们全权处理。

的确是蛮特别的案子。

"也就是说，六名制作人当中已经事先挑出两个人，再交由我决定让其中的哪一个离职，是吗？"

真介大胆使用"让他离职"这种字眼儿。因为基本上，这样做是违反日本劳动法的。

"没错。"高桥点头，"正确来说，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听取你的意见之后，自己开口让其中一人走路。所以，我们的一切行动将不会牵涉到违法的部分，而且这样的做法已经取得两名当事人的同意，这家公司也不会有违法的问题。"

真介点点头，表示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了。但他又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事情变得那么复杂？这个老板只要直接劝退其中一位制作人不就行了？"

"事实上，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

据了解，这两个制作人年纪都差不多是四十几岁，一样是由公司创业时期工作至今。甚至可以说，他们两个是公司的中流砥柱。

"听说他们两个人，以前就处得不好。"

不仅如此，关于下一年度即将开始的制作部门改组，他们的意见不仅正好相反，互不相让，还把另外四名年轻制作人也卷进了这场纷争，搞得整间办公室乌烟瘴气，丑态毕露，对公司的组织运营产生了不良影响。

"因为这些复杂的因素，老板也不能太过随便就叫其中一人离职。"高桥进一步说明，"否则，会被视为默许其中一方的意见。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两人以前就是对头。在组织改编上会有不同的意见，也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和看法不一样所致。于是这次要找出原因所在，只有委托外部专业而客观的眼光来做判断。"

第46节：炒鱿鱼面谈官(46)

"不过，为什么是由我来接这个案子呢？"真介问，"恕我多嘴，既然您和对方老板是旧识，由您出面处理这件事不是比较妥当吗？"

"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高桥难得皱着眉头说，"可是仔细一想，我对音乐根本没兴趣，也不懂得欣赏。尤其关于这家公司的主力Japanese Pops，我完全没概念。对我来说，每种音乐听起来都差不多。像我这样，怎么能够正确判断该请哪位音乐制作人留下或离开呢？"

真介在心里暗自笑着，总算也有你不擅长的部分了。

42

"有些行业可以借由书面上的数据来判别，有些则是要凭感觉。我想，他们过去制作发行过的乐手的表现，也许可以作为参考吧。"

"原来如此。"

"接下来就换你上场了。我听说你偶尔会去听演唱会，所以我想，你对日本的乐手应该比较了解吧。"

真介想了一下，似乎真的是如此，同事聊天时几乎很少谈到关于音乐方面的事。

"可是这方面，我也并不是很内行。"

"那倒无所谓。"高桥回答，"我想比较重要的是，你对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兴趣。"

真介暂且答应了。

"下星期三，我要去拜访这家公司的老板。到时候你也一起去，顺便再问详细一点。"

"知道了。"

上周末，真介对大西提出一个建议--针对两位制作人曾经合作过的乐手，提出一份意见调查。

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数据，也就是调查这两位制作人，石井和黑川，过去的成绩如何。将过去十年他们负责制作出片的销售金额，扣除ＣＤ制作费、广告宣传费、各种活动、招待的费用，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公司的贡献有多少。结果却是两个极端。

不用说，石井和黑川，在销售上的做法完全不同。

看一下他们的照片。

石井看起来聪明理性，戴着一副很适合他的钛金属框眼镜。这个制作人，不管是销售如何差的乐手，都大概能达到一个平衡点。即使利润不多，还是有赚。如果是容易推销的乐手，就会直接反映在他的销售成绩上。他可以说相当懂得做生意的窍门，整体业绩稳定成长。只不过，看一下他合作过的乐手名单，他在发掘新人方面似乎不太擅长。

至于黑川，则是满脸胡须，看起来有点吓人。甚至说他是面目狰狞似乎也不为过吧。他的业绩整体看来，和石井并驾齐驱。可是个别看来，却差别很大。有的乐手亏损连连，有的却大收红盘。也就是大好大坏，表现极端。

不过，以整体表现而言，这两个人在业绩上对公司的贡献都差不多。看来，只好从数字上无法判别的部分着手了。

真介一个人叹着气。这份决定他人未来命运的工作，实在让人抓狂。尤其是这一次的任务，和往常不同，是名副其实的"指名解雇"。虽然只需要和两个人面谈，但压力却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沉重。

第47节：炒鱿鱼面谈官(47)

光是依照自己对他们个人的评价及判断，毕竟是有极限的。为了更慎重更深入了解这两个人，他初步研拟了一份针对乐手提出的意见调查表，带来给老板大西。

真介说，这是一种人海战术。

43

"老实说，以石井先生或黑川先生在社会上的资历，像我这样的菜鸟要对他们下评断，恐怕有失偏颇。因此，为了多方面了解外界对这两位的评价，这里有一份调查表。今天再度登门拜访，就是希望您能先过目，看看这样的内容是否妥当。"

大西笑着点了点头，开始看那份调查表。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

"这最后一个问题是……"

"其实这一题的答案，正是我们这份调查表的最终目标。"真介回答，"而前面其他所有问题，都只不过是为了这一题所布的局，以及再度确认回答者是否诚实罢了。"

大西有些尴尬地说："但是这一题，对我这个老板来说却是意义非比寻常哦。"

"实在很抱歉。"真介坦率地说，"但是我认为这份资料，即使在日后仍然可以作为贵公司的参考。还请您多多包涵。"

"我明白了。"

"这份意见调查是不记名的。用这个信封……"真介从公文包里拿出了四十个写了他们公司名字的回邮信封，"我打算请他们直接寄给我。所有答案内容的填写，也希望他们用计算机打字打印的方式。"

"这是为了确保回答者的身份不被曝光吗？"

"您说得没错。如果不这么做，这些人可能因而有所顾忌，不敢畅所欲言了。"

大西微笑："我想知道，这套做法是你们公司既定的吗？"

真介摇摇头："这次的面谈方式，对我们公司来说算是头一次。更不好意思的是，连这份意见调查表都是我自己做的。"

"原来如此。"大西笑了起来，"我总算明白高桥为什么会推荐你了。"

发觉对方在称赞他，真介连忙行了个礼："谢谢您的厚爱。我只是希望最终的结论，能得到贵公司还有因此离职的那一位员工的认可。"

真介说的并不是客套话，他是真的如此期许。因为这次要指名解雇对方，如果不能让大家都心服口服的话，将会造成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

同时，真介还考虑到另一件事--对大西来说，石井及黑川两个人不仅是员工，还是创业初期一起同甘共苦的伙伴，要开除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想必内心都相当煎熬。然而他在真介面前却不曾显露出挣扎和无奈。

真介觉得，"老板"真是一个孤独的行业。

九点整，石井进来了。

穿着西装，瘦骨嶙峋。说他是因为吃得少，还不如说是天生不长肉的那一型。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真介，整体的感觉似乎比照片上还要神经质。或许是因为这种场合才让他变成这副模样也说不定。他已婚，有两个儿子，一个小五，一个小二，七年前在横滨买了现在住的公寓。

第48节：炒鱿鱼面谈官(48)

依照惯例，问了他要喝什么，请他坐下。

44

真介先针对履历表上的资料，问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让对方稍稍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之后，再切中要害。

"石井先生，您所负责制作的这些知名乐手的销售成绩似乎都很不错，平均都有十万张以上。可是，您自己发掘的新人，表现好像都不是很好。"

为了这个问题，真介翻了好几本书，终于了解音乐圈的运作方式。原来，新人和制作人之间签下的合同，发片后卖得越好对制作人越有利；合同的大部分内容对新人来说，反而是苛刻、不近人情的，不管红不红，要先签三年的卖身契，目的是防范被其他制作人中途挖角。万一很不幸的，第一张的销售状况不佳，接下来三年就只能望天兴叹，喝西北风了。所以有很多新人，之后就算有什么好的作品，可能也没什么机会再发片，就这么渐渐被淡忘了。同时也因为这个行业重视新鲜度，三年之后，大概也没什么人会理睬你了。另一方面，就算新人的唱片卖得再好，薪水增加的幅度也不大。因为一开始合同就是这么签的。

针对这部分，真介试着询问了石井的意见。因为，由石井发掘日后成为知名乐手的新人几乎是没有的。现在负责制作的乐手，大多是接手其他制作人已经费心栽培的，或是用更好条件挖过来的。

"关于这一点，您的看法如何呢？"

想了一下，石井的回答是："会红的新人还是会红。"

他认为，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只要新人是一颗宝石，自然会崭露头角。而且在这个业界，一年有近百名新人发片，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新人。

"当然，有才华的乐手，我也想尽力帮他做出好成绩来。可是就算第一张大卖，五年之后呢？能够继续留在乐坛的能有几人？"

"您的意思是说，这样做赚不了钱？"

"没错，就是这样。"

"所以您不做冒险的事？"

"是的。"

"不过目前为止，应该还是有那种才华横溢，让您印象深刻的新人吧？"

"确实有过。"石井点头，"但是以商业眼光来看，这种新片却不一定会大卖，因为要考虑到时机、潮流、他的音乐诉求和一般大众所关心的事物、喜好是否相差太多等等因素。反而有些觉得不怎么样的乐手，突然间大红特红，让你莫名其妙。所以，到底什么人会红、什么人不会红，其实我们自己也搞不懂。"

"原来如此。"

真介一点头，对方不禁叹了一口气。

"虽然也替他们觉得可惜，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真介稍微想了一下，继续又问："石井先生，在您手下沉寂没落、退出乐坛的这些新人，知道他们后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吗？"

第49节：炒鱿鱼面谈官(49)

对方沉默了好一会儿。

"老实说，我认为这就不是我可以干涉的范围了。能够为他们人生负责的只有他们自己，除此之外，没有人可以担负这个责任。"

"您是说要他们自己承担所有责任吗？"真介反问，"也就是在决定要靠兴趣吃饭的同时，必须背负随之而来的风险的意思？"

"虽然我没有真正这样对他们说过，可是仔细想想，不就是这样吗？"石井这才第一次正视真介的脸，"相信你也知道，十年前，我和老板，还有其他人一起创立了这家公司。为了让公司的经营步上轨道，最初的三年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不断向人鞠躬哈腰，就是为了业绩。也因此深刻体会到，一个确实可预期的远景，是绝对必要的。所以网罗那些表现不错、销售成绩稳定的乐手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您就专注于网罗那些已经有相当知名度的乐手，是吗？"

"是的，没错。"

45

面谈过程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进行得还算顺利，和真介的想象相去不远。

"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真介说，"恕我请教一个愚蠢的问题，这份工作让您感到值得投入的原因是什么呢？"

"应该是那种"押对宝"的快感吧。"石井说，也就是自己设想的销售方式所达成的业绩，和预期目标大致吻合，并且为公司带来稳定的收益，并能够持续成长。

"音乐对我来说是一项商品，我拿了多少薪水就该做多少事，因为我们不是慈善事业。我最大的任务，就是为公司谋取最大的利益。"

身为公司的一分子，他的想法算是相当认真务实。尽管如此，真介还是接着问："所以您才会优先考虑销售成绩稳定的知名乐手，是

吗？"

石井点点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岂不是要忙到焦头烂额？虽然我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部分，但还是要不客气地告诉你，别说银行不借钱给我们，更别谈什么将来的经营计划这种废话。因为到时候可能连版税都付不出来，只能关门大吉。光凭什么理想、梦想，是填不饱肚子的。"

"哦，原来是这样。"真介一面点头一面思索，现在这一段话，恐怕是为了牵制黑川而意有所指吧。

到了中午。连续三个小时的面谈，的确相当累人。川田也是一样，刚才一起在附近餐厅吃中饭时，累得连话都不太想说，只是默默吃着她的意大利面。

看着她，突然有一个疑问。

她的约聘期限之前已经到期了，由于真介极力推荐，公司方面愿意再签延期合同，所以她本人也欣然接受继续留下来。可是在真介看来，以她这样的条件，照理说应该找得到更轻松的工作才对。

"美代，你为什么愿意继续留下来呢？"

第50节：炒鱿鱼面谈官(50)

川田抬起头来："为什么这样问？"

被她这么一问，反而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对她来说，既然公司愿意用她，当然就留下来啊。

"我的意思是，该怎么说……就是说以你的条件，应该能找到更轻松的工作，何必来这里受煎熬？"

她只是稍微扬起嘴角："村上先生您自己不也是做很久了吗？"

"是没错，可是……"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份工作的。"她说，"虽然有时候会被人骂得狗血淋头，或差点被泼咖啡，可是在这里能够体验许多事情，见识许多人。"

"嗯。"

"还有，这是我的错觉也说不定，我觉得自己好像变聪明了呢。这些经验，日后对我应该相当有帮助。"

"譬如说？"

她侧着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譬如说……以后选择结婚对象时，才能分辨出什么样是好男人之类的。"

真介也笑了。

46

两点过五分，黑川进入面谈室。

如同先前预料的，他是一个严肃的大汉，穿着皮夹克、牛仔裤，头上戴了一顶软皮帽，整张脸看起来硬邦邦的。

他莽莽撞撞地走向前来，看了真介一眼，皱起了眉头。真介请他坐下之后，他又皱着眉问："喂，你多少岁啊？"

说着，他挪挪屁股，伸长了双腿，整个人瘫在椅子上。

"我叫村上，今年三十三岁。"真介回答了之后，只见他翘起二郎腿，开始不停抖地动他的右脚，完全看不出是要来接受面谈的样子。

接着，他又故意大大地叹了一口气。

"本来要把我拿来和那个叫石井的家伙做比较，心情就已经够郁闷的了，唉。"

说话的态度，简直就和小混混没什么两样。

这个人，一直都是这样和人相处的吗？看来并非如此单纯。应该是已经豁出去了吧，所以才会表现出一副要杀要剐随你便的态度。他八年前离了婚，现在每个月要付十五万的赡养费。

好像不必问他要喝什么了。

真介直接问："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首先，针对黑川的问题症结，也就是销售成绩大好大坏的情形，提出了疑问。

"这种事是理所当然的啊。"他依然用轻蔑的口吻回答。

"干这一行的，谁会红，谁不会红，根本没有人可以料想得到。业绩会大好大坏，是很平常的。"

"不过，由这份数据上的记录看来，您亏损的幅度未免也大了一些。"

"我倒认为，只要整体表现赚钱不就好了吗？"

"但是对经营者来说，在估算年度计划营业额的时候，似乎会有些困难。"

结果他竟然嗤之以鼻地说："又不是什么NTT或东京电力公司这种大企业，怎么可能每件事都照计划进行？"

第51节：炒鱿鱼面谈官(51)

真介差点儿笑出来，赶紧故作镇定。

"那么您认为已经尽了全力，是吗？"

"什么？"

"就是尽可能估算出销售额之类的。"

"总之，我就是把整体表现拉到一定的标准。"黑川有些不耐烦地回答，"所谓的估算，也差不了太多啦。"

"以外行人的眼光来看，如果把这些花在新人身上的宣传促销费用省下来的话，是否除了可以提高营业收入之外，业绩的表现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吧？"

他一听，不以为然地笑着："你是说，像石井那家伙一样乱搞是吗？"

真介又忍住了笑。不知道是因为他的口气，或是使用的字眼，虽然一副无礼又吊儿郎当的样子，却让人无法讨厌他。

"不过，您在公司里的评价好像还不错。"

"那还用说吗？"黑川说得理所当然，"因为我是那么费心地想要捧红他们啊。"

果然没错。真介确信，这男人真的下了很大的工夫。

"为什么呢？"真介追问，"新人会红的几率并不是那么高，不是吗？为什么您不像石井先生一样，选择较为保守安全的做法呢？"

他大胆地提起石井的名字。

黑川闷不吭声。过了一会儿，才自言自语地说："因为他没有爱。"

"啊？"真介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爱"。就是真心的爱。"

没听错。真介吓了一跳，也愣住了。听到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连说了好几次"爱"，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47

"他心里根本没有爱，所以才会对那些新人那么冷淡。"

"您的意思是？"真介这么一问，对方的答案如洪水一般涌来。

"你听好，要出道之前的新人，在社会上就像是新生的婴儿一样。实际上，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只有十几、二十岁出头，还分不清该往左还是往右，当然也不会自己走，因为他们发育得还不够成熟。

"可是为了活下去，他们会拼了命一样地呼吸。而且他们之中，或许有些真的是才华洋溢、天赋异禀，只要下工夫好好培养，就会有大放异彩的可能。尽管一百个当中才出现一个，但还是有责任要费心照顾他们。

"为了怕他们受风寒，用毯子包着，喂他们吃饭，以免挨饿，就像照顾小婴儿一般。你明白吗？"黑川越说越兴奋，一直用他那只大手不停地拍打自己的大腿。真介真的被他吓了一大跳，无论是他说话的样子、高傲的态度，还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作风，简直把自己当成了全能的上帝。

"所谓的才华，并不是一项商品。它凝聚在一个人体内，融合他所见所闻之后，如实表现出来。对待才华，要像对待一个人那样用心，它才会发光发热。这不是成功几率有几成的问题，也不是庸俗世人可以理解的。

第52节：炒鱿鱼面谈官(52)

"如果在关键时刻对他们疏于照顾的话，他们的价值观会被扭曲，才华也会瞬间枯萎消逝。你可以尽管试试看，用那种该死的方式对待他们，不知不觉之中，你就会像一个杀人凶手一样，扼杀许多无辜的新人。说什么"会红的还是会红"之类的屁话，我连听都不想听。

"如果今天换成你是新人，你怎么说？这样的话，还能轻易地说出口吗？人，还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对自己发掘的新人，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呵护。能做多少，就算多少了，真是去他的。"

这时才发觉，黑川的声音竟微微颤抖。

"如果到最后还是不行的话……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是至少他本人可以心甘情愿，微笑着离开这个圈子，重新寻找另一个人生目标。"黑川说到这里，总算停下来，瞄了真介一眼。"你该不会把我当成一个异类吧？"

"哪里，怎么会……"

"真的吗？"

"是真的。"

"那就好。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异类。其实我这样对待新人，也有我的道理。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十年风水轮流转，要将人视为一项商品，就绝对需要和他们建立感情。不只是表面上的交情，而是如假包换的真感情。

"这些人，原本就是很容易被感动的，只要你费心经营，即使有一天他大红特红了，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说走就走，当然也就不怕别人来挖角。长远来看，公司里可以留住的人气乐手也比较多。虽然业绩上看起来起伏很大，可是长期下来，公司赚的钱还是没少。这才是我所说的做生意，一辈子的事业。你懂吗？"

"是的……"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地说，如果要把我和那种连这些事都不明白的人放在一起比较的话，这种公司就算是求我，我也不会留下来。"做完总结之后，他站了起来，"我今天来，就是想说这些而已，其他的问题，我也不想再回答了。接下来还有录音的工作要做，抱歉，我先走了。"

说完，就这么走了。留下一脸茫然的真介和川田，目送他匆匆离去的背影。

真的是很不客气。奇怪的是，真介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生气。这男人所说的，不但有一番道理，而且，竟让人对他的那股狂热，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动。

看了时间，两点二十六分。不要说三个钟头，连三十分都不到就结束了。

真介再一次将视线落在手边的履历表上。

曾经是乐团鼓手，也作过曲的这个男人--黑川彦明，差不多有十年左右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后来选择了这份工作。

真介回过神来，发现川田正用微笑的眼神看着自己。想也没想，开口就问："美代，你觉得呢？如果你是要和他们合作的乐手，你选谁？"

她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实在很难决定耶。"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不过，我大概会选这个吧。"她用手指着其中一份资料夹。

真介点点头，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样。